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5B

封神傳 卷四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忠良去國運將灰，水旱頻仍萬姓災；賢聖太師旋斗柄，奸讒妖孽喪鹽梅。

三關漫道能留轡，四徑紛紛唱草萊；空把追兵迷白日，彼蒼定數莫相猜。

話說聞太師驅兵追趕，出西門一路上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大作，不表。且說黃家父子兄弟，過了孟津，渡了黃河，行至澠池縣，縣中鎮守主將張奎、黃飛虎，知張奎利害，不敢穿城而走，從城外過了澠池，逕往臨潼關來。家將徐徐行至白鶯林，只聽得後面喊聲大作，滾滾塵起，飛虎回頭一看，却是聞太師的旗號，隨後趕來。飛虎撫鞍嘆曰：聞太師兵來，如何抵敵？吾等束手待斃而已！飛虎見三子天祥，年方七歲，坐在馬上，飛虎暗暗嗟嘆：此子幼稚無知，你得何罪，也逢此難家將來報啓千歲，左邊有一枝人馬到了。飛虎看時，乃青龍關張桂芳人馬。又報佳孟關魔家四將，從右邊來了！又見正中間臨潼關總兵官張鳳兵來。黃飛虎見四面人馬俱來，思想不能逃脫，長吁一聲，氣沖霄漢。且說清風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因神仙犯了殺戒，玉虛宮止講，待子牙封過神

方上崑崙，因此閒遊五嶽。一日，往臣潼關過，被武成王怨氣沖開，真人足下祥光，真人撥開彩雲，往下一觀，原來是武成王有難，貧道不行護救，誰爲拔濟？真人命黃巾力士將吾的混元旛遮下，把黃家父子移到僻淨山中去，待貧道退了朝歌人馬，打發他出關。黃巾力士領法旨，元旛一罩，將黃家父子盡移往深山去了，蹤跡全無。且說聞太師大兵趕至中途，前哨報青龍關總兵官張桂芳聽令。太師傳將令來，桂芳行至軍前，欠身躬候。太師問曰：黃飛虎反出朝歌，必由此關隘，你可曾見否？桂芳答曰：末將不曾見。太師曰：速回，謹防關隘，不得遲誤。桂芳得令去訖，又報佳孟關魔家四將聽令。太師命令來，四天王步行至軍前，口稱太師，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太師道：黃飛虎曾往佳孟關來否？四將答道：不曾見。太師傳令速回佳孟關守禦，協同捉賊。四將得令去訖，又報臨潼關守將張鳳聽令。太師命令來，至騎前行禮。太師曰：老將軍，叛賊黃飛虎可曾往關上來否？張鳳欠身答曰：不曾見。聞太師令回兵，用心防守。張鳳得令去訖。且說太師坐在騎上，暗思：俱道飛虎既出西門，過孟津爲何不見？三處人馬撞來，俱言不曾見。異哉！異哉！也罷。待我將人馬住扎在此，看他往那裏去？且說清虛道德真君，在空中看聞太師住兵不動。真君曰：若不把聞仲兵退回去，黃飛虎怎的出得五關？真人隨將葫蘆蓋

去了。倒出神砂一捏，望東南上一灑，去用先天一氣爐中鍊就玄功。少時間，聞太師軍政官來報，啟太師，武成王領家將，倒殺往朝歌去了。太師聞報，傳令回兵，慌忙趕殺，逕奔澗池。一路上果見前邊一夥人，簇擁飛走。太師催動三軍，趕過了孟津，按下不表。且說眞君在雲裏，命黃巾力士，把混元幡移出大道。黃家父子兄弟在馬上，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個個馬上揉眉擦眼，定睛看時，四路人馬，去得影跡無蹤。黃明嘆曰：吉人自有天相！飛虎忙問衆弟兄：方纔人馬，俱不知往那裏去了？乘此時速行過臨潼關，方好衆將聽令，速速策馬前行。來至臨潼關，見一枝人馬，扎住團營，阻住去路。飛虎令車輛暫停，正要上前打聽，只聽得炮聲響處，吶喊搖旗。飛虎坐在五色神牛上，只見總兵張鳳全裝甲冑，八扎九吞，怎見得：

鳳翅盔壓黃金重，柳葉甲掛紅袍控；束腰八寶紫金鑲，絨繩雙叩梅花鏡。打將鋼鞭如豹尾，百鍊鎚起寒雲迸；斬將刀舉似秋霜，馬走臨崖常取勝。大紅幡上樹威名，坐鎮臨潼將張鳳。

話說張鳳聽報，黃飛虎領衆已至關前，張鳳上馬來到軍前，大呼曰：黃飛虎出來答話！武成王乘神牛至營前，欠身口稱老叔，小姪乃是難臣，不是全禮。張鳳曰：黃飛虎，你的

父與我一拜之交，你乃紂王之股肱，况是國戚，爲何造反，辱沒宗祖？今汝父任總帥大權，汝居王位，豈爲一婦人而負君德？今日反叛如鼠投陷穽，無有昇騰，卽老拙聞知，亦慚愧無地，真是可惜！聽我老拙之言，早下坐騎受縛，解送朝歌，百官有本，當殿與你分個清濁，辨其罪戾。庶幾紂王姑念國戚，將往日功勞，贖今日之罪，保全一家性命。如迷而不悟，悔之晚矣！黃飛虎告曰：老叔在上，小姪爲人，老叔盡知；紂王荒淫酒色，聽奸退賢，顛倒朝政，人民思亂久矣。况君欺臣妻，逆禮悖倫，殺妻滅義，我兵平東海，立大功二百餘場，定天下，安社稷，裂膽披肝，治諸侯，練士卒，神勞形瘁，有所不恤。今天下太平，不念功臣，反行不道，而欲臣下傾心難矣！望老叔開天地之心，發慈悲之德，放小姪出關，投其明主，久後結草啣環，補報不遲。不識尊叔意，下何如？張鳳大怒道：好逆賊！敢出此污穢之言，欺吾老邁，手起一刀砍來。黃飛虎將手中槍架住，老叔息怒，我與老叔皆是一樣臣子，倘老叔被屈，必定也投他處，總是一般。從來有言，君不正臣投外國，禮之當然。老叔何苦認真，不行方便？張鳳大喝曰：好反賊！焉敢巧舌？一刀劈來。飛虎大怒，縱騎挺槍，牛馬相交，刀鎗並舉，戰三十回合。張鳳力怯，撥馬便走；飛虎逞勢趕來。張鳳聞腦後鈴響，料飛虎趕來，烏翅環掛下刀，揭開戰袍，取百鍊鎚，紫絨繩，理得停當，發手打來。

怎見得好鎚：

圓的好，冰盤大，碗口小；神見愁，鬼見怕。傷人心，碎人腦；斷筋骨，真稀少。順手輕持百鍊鎚，暗帶隨身人不曉；大將逢着命難逃，撞着人亡併馬倒。

話說張鳳回馬一鎚打來，黃飛虎見鎚將近，用寶劍望上一掠，將繩截爲兩斷，收了張鳳百鍊鎚。張鳳敗進帥府，黃飛虎也不追趕，命家將將車輛圍繞營中，就草茵而坐，與衆弟兄商議出關之策。且說張鳳敗進關，坐在殿上，自想黃飛虎勇冠三軍，吾老邁安能取勝？偷然走了，吾又得罪於天子，叫蕭銀在那裏？蕭銀上殿，見張鳳曰：末將聽令，張鳳曰：黃飛虎力敵萬夫，又收我百鍊鎚，似不可以力敵；你可黃昏時候，傳長箭手三千，至二更時分，悄至敵營，聽梆子響，一齊發箭，射死反賊，將首級獻上朝歌，請功，方保無虞。蕭銀出府，乃自忖曰：黃將軍昔在都城，我在他麾下，荷蒙提攜獎薦，陞用將職，未曾以不肖相看。今點臨潼副將，我豈敢忘恩？忍令恩主一門，反遭橫禍，我心安忍？蕭銀隨改裝束，暗出行營，黑地潛行，來至黃飛虎營前。問曰：可有人麼？巡營軍曰：你是何人？蕭銀答曰：我原是老爺門下蕭銀，特來報機密重情。巡營軍急進營報知飛虎，命速令進見。蕭銀黑地參見，下拜曰：末將乃舊門下蕭銀，蒙老爺點發臨潼關，今日張鳳密令末

將二更時，帶領攢箭手射死老爺滿門，將首級獻上朝歌請功。末將白思背恩欺心，有傷天道，故此改裝先來報知。飛虎聽畢，大驚曰：多感將軍盛德，不然黃門老少死於非命矣！實係再生之恩，何時能報？爲今之計，事屬燃眉，將軍何以教我？蕭銀曰：大王速上馬，領車輛殺出臨潼關，末將開關等候，事不宜遲，恐機泄有誤。飛虎等急忙上騎，各持兵器，喊聲殺來，勢如猛虎。時方初更，未及三鼓，士卒皆未有備。蕭銀開了拴鎖，黃家衆將一擁殺出關門去了。且說張鳳正坐廳上，忽報黃家衆將闖關殺出去了。張鳳厲聲叫苦曰：是我用錯了人！蕭銀乃黃飛虎舊將，今日串同黃飛虎斬關落鎖而去，情殊可恨！張鳳急上馬提刀來趕飛虎，不防蕭銀乘馬隱在關傍，聽得馬鈴響處，料是張鳳趕來。不期果然張鳳走馬方出關門，蕭銀一戟刺張鳳於馬下。有詩爲證：

懍懍英才漢，

堂堂忠義隆；

只因飛虎反，

聽令發千弓。

知恩行大義，

落鎖放雕籠；

戟刺張鳳死，

輔佐出臨潼。

話說蕭銀殺了張鳳，走馬趕來，大叫黃老爺慢行！末將蕭銀已刺死了張鳳，大王前途保重，末將如今將臨潼關扎板下了，命兵卒將士壅塞，恐有追兵趕來，再去了扎板，可以羈滯時候；及至來時，大王去之已遠。此一別又不知何日，再覩尊顏！飛虎稱謝曰：今

日之恩，不知何日能報？彼此各分路而別。後來蕭銀鬚曾在十絕陣內，此是後話不表。且說黃飛虎離了臨潼八十餘里，行至潼關。潼關守將陳桐有探馬報到。黃飛虎同家將至關，扎住了行營。陳桐笑曰：「黃飛虎，你指望成湯王位，坐守千年，一般也有今日！」傳令將人馬排開陣勢，阻住咽喉。陳桐全身披掛，結束整齊，打點擒拿飛虎。且說黃飛虎紮住行營，問守關主將何人。周紀曰：「乃是陳桐。黃飛虎半晌不言，長吁曰：『昔陳桐在我麾下，有事犯吾軍令，該梟首級，衆將告免。後來准立功贖罪，今調任在此，與吾有隙，必報昔日之恨，如何處治？』」正沉思間，只聽外邊吶喊之聲甚急。飛虎上了神牛，提鎗至營前，只見陳桐耀武揚威，用戟指曰：「黃將軍請了！你昔享王爵，今日爲何私自出關？吾奉太師將令，久候多時，乞早下馬，解送朝歌，免生他說。」飛虎曰：「陳將軍差矣！盈虛消息，乃世間常情；昔日你在吾麾下，我一片誠心，待如手足。後汝犯罪，是你自取，吾亦聽衆人而免你之罪，立功自贖，我亦不爲無恩。今當面辱吾，莫非欲報昔日之恨麼？快放馬來，你三合贏得我，便下馬受縛。」言罷，搖鎗直取。陳桐將畫戟相迎。二騎相交，雙兵共舉一場大戰，只殺得：

四下陰雲慘慘，八方殺氣騰騰；長鎗閃得亮如銀，畫戟旛搖擺動。鎗挑前心兩脅，戟

刺眼角眉叢，咬牙切齒面紅紅，地府天關搖動。

話說二將撥馬往來，衝突二十回合，陳桐非飛虎敵手，料不能勝，掩一戟撥馬就走。飛虎怒氣冲天，大喝一聲：誓拿此賊，以泄吾恨！望前趕來。陳桐聞腦後鸞鈴響處，料是飛虎趕來，掛下畫戟，取火龍標拿在手中。此標乃異人祕授，出手烟生，百發百中。一標打來，飛虎叫聲不好，躲不及，一標從脅下打來。可憐萬丈神光從此滅，將軍撞下戰駒來！標發飛烟焰，光華似異珍；逢將穿心過，中馬倒埃塵。安邦無價寶，治國正乾坤；今日傷飛虎，萬死落沉淪。

黃飛虎被火龍標打下五色神牛；黃明周紀見主帥落騎，催馬向前，大喝曰：勿傷吾主，待吾來也！兩騎馬，兩柄斧，飛來直取；陳桐將畫戟急架相迎，飛彪將飛虎救回時，已是死了。二將戰陳桐，恨不得將陳桐碎屍萬段；陳桐掩一戟就走，二將爲飛虎報讎，催馬趕來。陳桐又發標打來，把周紀一標打落馬下；陳桐勒回馬欲取首級，早被黃明馬到力戰陳桐。陳桐見已勝二人，便回軍掌鼓進營去了。且說飛彪把飛虎屍骸救回，三子見父死大哭；黃明將周紀也停在荒郊草地，衆家將無不傷感。家將見死了二人，心下無謀；前無所往，退無所歸，羊觸藩籬，進退兩難。正在慌亂之間，不表。話說清峯山紫陽

洞清虛道德真君，在碧雲床運元神；忽心下一驚，道人袖裏捏指一算，早知黃飛虎有厄。道人忙命白雲童兒請你師兄來。白雲童子即時請出一位道童，生的身高九尺，面似羊脂，眼光暴露，虎形豹眼，頭挽抓髻，腰束麻絲，脚登草履，至雲榻前下拜，口稱師父，喚弟子那裏使用？真君曰：你父親有難，你可下山走一遭。黃天化答曰：師父，弟子父親是誰？真君曰：你父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今在潼關被火龍標打死，着你下山；一則救父，二則你父子相逢，久後仕周，共扶王業。天化聽罷，問曰：弟子因何到此？真君曰：那一年，我往崑崙山來，脚踏祥雲，被你頂上殺氣沖入雲霄，阻我雲路。我看時，你纔三歲，見你相貌清奇，後有大貴，故此帶上山來，今已十三載，你父親今日有難，該我救他，我故教你前去。真君先把花籃兒與天化拿了，又將一口劍付與分付速去救父。天化方欲問故，真君曰：若會陳桐，須得如此如此，方可保你父出潼關，不許你同往西歧，可速回來。終有日相會。天化領師父嚴命，叩頭下山，出了紫陽洞，捏了一撮土，望空中一撒，駕土遁往潼關來，迅速如風。父子相逢，潼關大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飛虎之反，乃天子有以驅逐之。聞太師驅兵擒拿飛虎，何先見之聰，而轉念反惑耶？真是不斟酌處。幸遇清虛道德真君，纔免大難；不然，四路會合，飛虎幾

爲齏粉矣。雖曰天數，是亦人謀之不臧耳。

又批：蕭銀懷恩，陳桐挾恨，皆是世人常態，烏足爲怪？但當分公私何如耳。若陳桐未免記讐太過，必至殺身而後已。今之記人恩怨者，必準之於公私，則得矣。

第二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

五道玄功妙莫量，隨風化氣涉蒼茫；
須臾歷遍閻浮世，頃刻遨遊秦嶽邱。

救父豈辭勞頓苦，誅讒不怕虎與狼；
潼關父子相逢日，盡是歧周美棟梁。

話說黃天化借土遁，倏爾來至潼關，落下塵埃；時方五更，只見一簇人馬圍繞一盞燈，高挑空中。又聽得悲悲切切，哭泣之聲。天化走至一簇人前，黑影內有人問曰：你是何人，來此探聽軍情？天化答曰：貧道乃青峯山紫陽洞鍊氣士是也。知你大王有難，特來相救。快快通報！家將聞言，報知二爺；飛彪急出營門，燈下觀看，見一道童，着實齊整。怎見得有江西月爲證：

頂上抓髻燦爛，道袍大袖迎風；
絲絛叩結按離，足下麻鞋珍重。
花籃內藏玄妙，背懸寶劍鋒兇；
潼關父子得相逢，方顯麒麟有種。

話說黃飛彪出來，迎請道童；一見舉止相色，恍如飛彪。飛彪忙請裏面相見，那道童進

得營中，與衆將相見畢。飛彪問曰：道者此來，若救得家兄，實是再生父母。道童曰：大王在那裏？飛彪引道童來看，走至後營，見飛虎臥在氈毯上，仰面朝天，形如白紙，閉目無言。黃天化看見點頭，暗暗嘆曰：父親，你名在何方，利在何處？身居王位，一品當朝，爲甚來由，這等狼狽？天化見還有一個睡在傍邊，天化問曰：那一位是誰？飛彪曰：是吾結義兄弟，也被陳桐飛標打死的。天化命澗中取水來，不一時水到，隨向花籃中取出藥，用水研開，把劍撬開上下牙關，灌入口內，送中黃走三關，透四股，須臾轉入萬四千毛竅。又用藥搽在傷眼上，有一個時辰，只見黃飛虎大叫一聲：疼殺吾也！睜開雙目，只見一個道童，坐在草茵之上。飛虎曰：莫非冥中相會，如何有此仙童？飛彪曰：若非道者，長兄不能回生。飛虎聽罷，隨起拜謝曰：飛虎何幸，今得道長憐憫，垂救回生。黃天化垂淚，跪在地上曰：父親，吾非別人，是你三歲兒在後花園不見的黃天化。飛虎與衆人聽罷，驚訝曰：原來是天化孩兒，前來救我，不覺又是十有三年。飛虎問天化曰：我兒在那座名山學道？天化泣而言曰：孩兒在青峯山紫陽洞，吾師是清虛道德真君，見孩兒有出家之分，把我帶上高山，不覺十有三載。今見三個兄弟，又見三位叔叔，周紀也救得返本還元，一家相聚；天化前後一看，却不見母親賈氏。天化原是聖神，性如烈火，一時面發

通紅，向前對飛虎曰：父親，你好狠心！把牙一咬。飛虎曰：我兒今日相逢，何故突出此言？天化曰：父親既反朝歌，兄弟却都帶來，獨不見吾母親何也？他是女流，倘被朝廷拿問，露面拋頭，武成王體面何在？飛虎聞說，頓足流淚哭曰：我兒言之痛心！你父親爲何事而反，爲你母親元日朝賀，蘇后因君欺臣妻，你母親誓守貞潔，辱君自墮摘星樓而死。你姑娘爲你母親直諫，被紂王摔下樓來，跌得粉骨碎身，俱死非命，今若不勝言。天化聽罷，大叫一聲，氣死在地。衆人慌忙急救，甦醒時，天化滿眼垂淚，哭得如醉如痴。大叫曰：父親，孩兒也不去青峯山上學道，且殺到朝歌，爲母親報讎。咬牙切齒。正哭間，忽報陳桐在外請戰。飛虎聽報，面如土色。天化見父慌張，忙止淚答曰：父親出去，有孩兒在此不妨。飛虎只得上了五色神牛，全裝凱甲，出得營來，叫曰：陳桐還吾夜來一標之讎！陳桐見飛虎宛然無恙，心下大疑，又不敢問，只得大叫曰：反臣慢來！飛虎曰：匹夫！你將標打我，豈知天不絕吾。縱牛搖鎗，直取陳桐。陳桐將戟急架相還，二騎相交，大戰十五回合。陳桐撥馬便走，飛虎不趕。天化叫曰：父親趕這匹夫，有兒在此，何懼之有？飛虎只得趕將下來。陳桐見飛虎追趕，發標打來。天化暗將花籃對着火龍標，那標盡投花籃內，收將去了。陳桐見收了火龍標，大怒，勒回馬復來戰飛虎。後一人大叫曰：陳桐匹夫！

我來了！陳桐見一道童助戰，呀！原來是你收我神標，破我道術，怎肯干休？縱馬搖戟來挑天化，天化忙將背上寶劍，執在手中，照陳桐只一指，只見劍尖上一道星光，有盞口大小，飛至陳桐面上。陳桐首級已落於馬下。有詩單道寶劍好處：

非銅非鐵亦非金，乃是乾元百鍊精；變化無形真妙用，要知能殺亦能生。

話說天化此劍，乃清虛道德真君鎮山之寶，名曰莫邪寶劍，光華閃出，人頭卽落。故陳桐逢此劍自絕。陳桐已死，黃明、周紀衆將，吶一聲喊，斬拴落鎖，殺散軍兵，出了潼關。黃天化辭父歸山，拜了父親，同兄弟慢行，前途保重。飛虎曰：我兒你爲何不與我同行？天化曰：師命不敢有違，必欲回山。飛虎不忍別子，嘆曰：相逢何太遲？別離須恁早？此一別，何時再會？天化曰：不久往西歧相會。父子兄弟，洒淚而別。不說天化回山，且說黃家父子離了潼關八十餘里，行至穿雲關不遠，穿雲關守將乃陳桐的兄陳梧，守把。敗軍先已報知陳梧，聽得飛虎殺了兄弟，急得三尸神火爆，七竅內生煙，欲點兵聚將，發兵爲弟報讎。內班中一人言曰：主將不可造次，黃飛虎乃勇冠三軍，周紀等乃熊羆之將，寡不敵衆，弱不拒強。二爺勇猛，況已枉死，以愚意觀之，當以智擒，若要力戰，恐不能取勝，尙有不測。陳梧聽偏將賀申之言，乃曰：賀將軍言雖有理，計將安出？賀申曰：須得如此。

如此不用張弓挾矢，可絕黃氏一門也。陳梧大喜，依計而行。傳令如黃飛虎到關，須當速報。不一時，有探事馬報到黃家人馬來了。陳梧傳令掌金鼓，衆將上馬迎接。武成王黃爺只見飛虎坐在騎上，見陳梧同衆將身不披甲，手不執戈迎來，馬上欠身，口稱大王。飛虎亦欠身言曰：難臣黃飛虎，罪犯朝廷，被反出關，今蒙將軍以客禮相待，感德如山。昨又爲令弟所阻，故有殺傷，將軍若念飛虎受屈，此一去倘得好處，決不敢有忘大恩也。陳梧在馬上答曰：陳梧知大王數世忠良，赤心爲國，今乃是君負於臣，何罪之有？吾弟陳桐，不知分量，抗拒行車，不識天時，理當誅戮。末將今設有一飯，請大王暫停轡輿，少納末將虔意，則陳梧不勝幸甚。黃明馬上嘆曰：一母之子，有愚賢之分；一樹之菓，有酸甜之別；似這等觀之，陳將軍勝其弟多矣。黃家衆將聽得陳梧之言，一齊下馬，陳梧亦下馬，請黃大人入帥府。衆人相讓至殿，行禮依次序坐。陳梧傳令擺上飯來。飛虎謝曰：難臣蒙將軍盛賜，何以克當？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報萬一耳。衆將用罷飯，飛虎起身謝陳梧曰：將軍若發好生惻隱之心，敢煩開關以度蟻命；他日啣環，決不有負。陳梧帶笑欠身而言曰：末將知大王必往西歧，以投明主，他日若有會期，再圖報效。今具有水酒一杯，莫負末將芹敬。大王勿疑，並無他意。黃飛虎曰：將軍雖愛念吾，俱是武臣，

被屈逃難，賢明自是見亮，既承將軍設有盛筵，總不敢辭。陳梧忙傳令擺設酒席，奏樂賓客交歡，不覺日已沉西。黃飛虎出席告辭，承蒙雅賜，恩同泰山，難臣若有寸進，決不忘今日之德。陳梧曰：大王放心，末將知大王一路行來，未安枕席，鞍馬困倦，天色已晚，草榻一宵，明日早行，料無他事。飛虎自思：雖是好意，但此處無可宿之地。又見黃明道長兄陳將軍既有高情，明日去也無妨。黃飛虎只得勉強應承。陳梧大喜。梧曰：末將當得再陪幾杯，恐大王連日困勞，不得安寢，大王且請暫歇，末將告退，明早再爲勸酬。飛虎深謝，送陳梧出府，命家將把車輛推進府，廊下堆垛起來。家將掌上畫燭，衆人安歇去訖，都是一路上辛苦跋涉勤勞，一個個倒頭即睡，鼻息之聲如雷。黃飛虎坐臥不寧，思前想後，兜底上心，長吁一聲，嘆曰：天！我黃氏一門，七世商臣，豈知今日如此而做叛亡之客！我一點忠心，惟天可表；只是昏君欺滅臣妻，殊爲痛恨！摔死吾妹，切骨傷心！老天呵！若是武王肯容納我等，借兵定伐無道，飛虎把牙一咬，作詩云：

七世忠良成畫餅，誰知今日入西歧。
五關有路真顛厄，三戰無君豈妄爲？

飛鳥失林家已破，依人得意念先疑。
老天若遂平生志，兵入朝歌血戰時。

話說黃飛虎作詩方畢，聽得譙樓一鼓，獨坐無聊，不覺又是二更催來，飛虎思想：王府

華麗，玩設畫堂，錦堆繡閣，何等富貴？豈知今日置身無地？又聽三更鼓打，飛虎曰：我今日怎的睡不着？心下一燥，急了一身汗出。忽聽得丹墀下一陣風響，怎見：

無形無影冷然驚，滅燭穿簾太沒情；送出白雲飛去杳，剪殘黃葉落來輕。催花送雨晚來急，起人愁思恨難平；猛添無限傷心淚，滴向堦前作雨聲。

話說黃飛虎坐在衙中，三更時候，只聽得一陣風響，從丹墀下直旋到殿裏來；飛虎見了毛骨聳然，驚得冷汗一身。那旋風開處，見一隻手伸出來，把燭光滅了；聽得有聲叫曰：將軍妾身並非妖魔，乃是你元配妻賈氏相隨至此。你眼前大災到了，目下烈焰來侵；快叫叔叔起來，將軍好生看我三個無娘的孩兒！速起來，我去矣！飛虎猛然驚覺，那燈光依舊復明；飛虎拍案大叫：快起來！快起來！只見周紀、黃明等正在濃睡之間，聽得喊聲，慌忙爬起，問道：長兄爲何大叫？飛虎把滅燈聽賈氏之言，說了一遍；飛彪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黃明走至大門前開門，其門倒鎖；黃明說：不好了！龍環、吳讓用斧劈開，只見府前堆積柴薪，渾似柴蓬薪廠；龍環、周紀急喚衆人將車輛推出，衆人上馬。纔出得府門，只見陳梧領衆將，持火把蜂擁而至；却來遲些兒，大抵天意，豈是人爲？探馬報與陳梧曰：黃家衆將出了府門，車輛在外。陳梧大怒，叫衆將曰：來遲了！快縱馬上

前黃飛虎曰：陳梧，你昨日交情，成爲流水，我與你何怨何讎，行此不仁！陳梧知計已破，大罵曰：反賊！實指望斬草除根，絕你黃氏一脈；就知你狡猾之徒，預欲逃走。雖然如此，諒你也難出地網天羅。縱馬搖鎗，來取黃明；黃明手中斧，迎面交還。夜裏交兵，兩家混戰；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舉鎗也來戰陳梧；陳梧督衆奮勇交戰。黃飛虎戰不數合，大怒吼一聲，穿心過把陳梧挑於馬下；大殺一陣，只殺得關內兒郎叫苦，驚天動地，鬼哭神愁。彼時斬關落鎖，殺出穿雲關，天色已明，打點往界牌關來。黃明在馬上曰：再也不斷殺了！前關那是太老爺鎮守的，此係自家人，忙催車輛，緊行有八十餘里，看看行至離關不遠，却說界牌關黃滾，乃是黃飛虎父親，鎮守此關。聞報長子飛虎反了朝歌，一路上殺了守關總兵，黃滾心下懊惱。此事軍報來，大老爺同二爺三爺來了。黃滾急令把人馬發三千，布成陣勢，將囚車十輛，把這反賊縛拿，解送朝歌。不知黃家衆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黃天化父子相逢，誅讒剪暴，自是天相吉人，正置之危地而後安，驅之死地而後存之道也。只是天化見父叔諸人而不見母，必至痛心，亦描寫孩提，爲慈母依本色，於嚴略有分別。

又批：陳梧以一段小人心腸，百般趨迎，百般晉接，酒間有無限殷勤，無非欲爲焚殺飛虎衆將，飛虎竟深信不疑，未免疎於防患，幸賈夫人有靈，爲之指示，不然，幾不免虎口哉。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百難千災苦不禁，奸臣賊子枉痴心，漫誇拗術能多獲，不道邪謀可易侵。
余化圖功成畫餅，韓榮封拜有參差，終然天意安排定，說到封神淚滿襟。
話說黃滾布開人馬，等候兒子來；只見黃明周紀，遠遠望見一枝人馬擺開，黃明對龍環曰：老爺布開人馬，又見陷車，這光景不是好消息。龍環道：且見了老爺，看他怎說，再做處治。數騎向前，飛虎在鞍轡欠身，口稱：父親！不孝男飛虎不能全禮。黃滾曰：你是何人？飛虎答曰：我是父親長子黃飛虎，爲何反問？黃滾大喝一聲：我家受天子七世恩榮，爲商湯之股肱，忠孝賢良者有，叛逆奸佞者無。況我黃門無犯法之男，無再嫁之女；你今爲一婦人而背君親之大恩，棄七代之簪纓，絕腰間之寶玉，失人倫之大體，忘國家之遺蔭，背主求榮，無端造反；殺朝廷命官，闖天子關隘，乘機搶擄，百姓遭殃，辱祖宗於九泉，愧父顏於人世，忠不盡於天子，孝不盡於父前，畜生！你空爲王位，累父餐刀；你生

有愧於天下，死有辱於先人。你再有何顏見我？飛虎被父親一篇言語，說得默默無言。黃滾又曰：畜生！你可做忠臣孝子，不做忠臣孝子？飛虎曰：父親，此言怎麼說？滾曰：你要做忠臣孝子，早早下騎，爲父的把你解往朝歌，使我黃滾解子有功，天子必不害我，我得生全，你死還是商臣爲父，還有肖子畜生，你忠孝還得兩全。你不做忠臣孝子，既已反了朝歌，目中已無天子，自是不忠，你再使開長鎗，把我刺於馬下，料你必投西土，任你縱橫，使我眼不見耳不聞，我也甘心，你可樂意，庶幾不遺我老年披枷帶鎖，死於市街，使人指曰：此某人之父，因子造反而致權於此也。飛虎聽罷，在神牛上大叫曰：老爺不必罪我，與老爺解往朝歌去罷！方欲下騎，傍有黃明在馬上大呼曰：長兄不可下騎。紂王無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哥盡忠輔國爲念。古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國君既以不正亂倫反常，臣又何必聽其驅使？我等出五關，費了多少艱難，十死一生，今聽老將軍一篇言語，就死於馬下無益。可憐慘死深冤，不能表白於天下。飛虎聽的此言有理，在牛上低首不語。黃滾大罵黃明：你們這夥逆賊，吾子料無反心，是你們這樣無父無君，不仁不義，少三綱絕五常的匹夫！唆使他做這等事來，在我面前，尙且教吾子不要下騎。這不是你等撮弄他？氣殺老夫！縱馬掄刀，來取黃明！黃明急用斧架開刀。

曰：老將軍，你聽我講：黃飛虎等，是你的兒子；黃天祿等，是你的孫子；我等不是你的子孫。怎把囚車來拿我等？老將軍，你差了念頭。自古道：虎毒不食兒。如今朝廷失政，大變倫常，各處反亂，刀兵四起，天降不祥，禍亂已現。今老將軍媳婦被君欺辱，親女被君摔死，沉冤無伸；不思爲一家骨肉報讎，反解兒子往朝歌受戮。語云：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參商。黃滾大怒，反賊巧言舌辯，氣殺我。我把刀望黃明劈來，黃明架刀大叫：黃老兒，你天晴不肯去，只待雨淋頭。你做一世大帥，不識事務，只管把刀來劈我；獨不想我手中斧，無眉少目，萬一有失，把老將軍一生英名，置於烏有。小姪怎敢？黃滾大怒，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周紀曰：老將軍，今日得罪也罷，忍不住了。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四將把黃滾圍裹垓心，斧戟交架，奔騰戰馬。黃飛虎在傍，見四將把父親圍住，而上甚是怒色。沉思曰：這匹夫可惡！我在此，尙把老爺欺侮。只見黃明大叫曰：長兄，我等將老爺圍住，你們不快快出關，還要等請飛虎、同飛彪、飛豹、天祿、天爵、天祥，一齊沖出關去。黃滾見兒子撞出關去，氣沖肺腑，跌下馬來，隨欲拔劍自刎。黃明下馬，一把抱住，口稱：老爺何必如此？黃滾醒回，睜目大罵：無知強盜！你把我逆子放走了，還要在此支吾。黃明曰：末將一言難盡，真是有屈無伸；我受你的兒子氣，已是無限了。他要反商，幾番苦諫，動

不動只要殺我四人；我等沒奈何共議，只到界牌關，見了黃將軍設法拿解朝歌，洗我四人一身之怨。末將以目送情，老將軍只管說閒話，不睬；末將猶恐泄了機會，反爲不美。黃滾曰：據你怎麼講？黃明曰：老將軍快上馬出關，趕飛虎，只說黃明勸我虎毒不食兒，你們都回來，我同你往西岐去，投見武王何如？黃滾笑曰：這畜生好言語，反誘我。黃明曰：終不然當真去？此是哄他進關，老將軍在府內設酒飯與他吃，我四人打點繩索，撓鈎；老將軍擊鐘爲號，吾等一齊下手，把你三子三孫，俱拿入陷車，解往朝歌。只望老將軍天恩，救我四條金帶，感德不淺。黃滾聽罷，嘆曰：黃將軍，你原來是個好人。黃滾忙上馬，趕出關來；大呼曰：我兒黃明勸我，着實有理；我也自思，不若同你往西岐去罷。飛虎自忖，父親爲何有此言語？飛豹曰：這是黃明的圈套，我等速回聽其指揮，以便行事。須進關入府，拜見父親。黃滾曰：一路鞍馬，快收拾酒飯；你們吃了，同往西岐去便了。且說兩邊忙排酒食上來，黃滾相陪，飲了四五杯酒；見黃明站立傍邊，黃滾把金鐘擊了數下，黃明聽見，只當不知。且說龍環來對黃明說：如今怎樣了？黃明曰：你二人將老將軍資蓄，打點上車，收拾乾淨；你一把火燒起糧草堆來，我們一齊上馬。老將軍必定問我，我自有的話回他。二人去訖，黃滾見黃明聽鐘響不見動手，叫到案傍來，問曰：方纔鐘

響，你怎麼不下手？黃明曰：老將軍刀斧手不齊，怎麼動得手？偷被知覺走了，反爲不美。且說龍環、吳謙二將，把黃老將軍家私都打點上車，就放一把火，燒將起來。兩邊來報糧草堆火起！衆人齊上馬出關。黃滾叫苦：我中了這夥強盜的計了！黃明曰：老將軍，實對你講：紂王無道，武王乃仁明聖德之君，我們此去借兵報讎，你去就去，你不去便是催督不完，燒了倉廩，已絕糧草，到了朝歌，難逃一死。總不如一同歸武王，此爲上策。黃滾沉吟長吁曰：臣非縱子不忠，奈衆口難調；老臣七世忠良，今爲叛亡之士。望朝歌大拜八拜，將五十六兩帥印掛在銀安殿；老將軍點兵三千，共家將人等，合有四千餘人救滅火光，離了界牌關。有詩爲證：

設計施謀出界牌，黃明周紀顯奇才。
誰知汜水關難過，怎脫天羅地網災？

余化通玄多奧妙，法施異寶捉將來。
不是哪吒相接引，焉得君臣破鹿臺？

話說黃滾同衆人並馬而行，黃滾曰：黃明，我見你爲吾子，不是爲他，是害了我一門忠義。界牌關外便是西歧，那個不妨？只此八十里，至汜水關，守關者乃韓榮，麾下將余化，此人乃左道之士，人稱他七首將軍。此人道術通玄，開旗拱手，馬到成功；坐下火眼金睛獸，用方天戟，我們一到，料是個個被擒，決難逃脫。我若解你往朝歌，尙留我老身

一命；今日一同至此，真是荊中失火，玉石俱焚。此正天數難逃，吾命所該！又見七歲孩兒，在馬上啼哭，又添慘切，不覺失聲嘆曰：我等遭此縲紲，你得何罪於天地，也逢此誅身之厄？黃滾一路上不絕口嘆息，不覺行至汜水關，安下人馬，扎了轅門。却說韓榮探馬報到，黃滾同武成王反出界牌，兵至關前扎營。韓榮聽罷，低首自思：黃老將軍，你官居總帥，位極人臣，爲何縱子反商，不諳事體？其實可笑！命左右雷鼓聚將，並聽用諸軍參謁畢，韓榮曰：黃滾縱子造反，兵至此地，必須商議，仔細酌量。衆將領令韓榮調人馬阻塞咽喉，按下不表。且說黃滾坐在帳裏，看着兩邊子孫，點首曰：今日齊齊整整，兩傍侍立，到明日不知先少誰人？衆人聽着，各有不忍之意。且說次日，余化領令布開人馬，軍前搦戰，營門官報入，黃滾問：你們誰去走走？只見黃飛虎曰：孩兒前去，上了五色神牛，提鎗在手，催騎向前，見一將生的古怪形容，怎見得：

臉似搽金鬚髮紅，一雙怪眼度金瞳；虎皮袍襯連環鎧，玉帶束寶現玲瓏。

祕受玄功無比賽，人稱上首似飛熊；翠藍旛上書名字，余化先行手到功。

話說余化一騎向前，此人自不曾會武成王，見來將儀容異相，五柳長髯飄揚腦後，丹鳳眼，臥蠶眉，提金鑿提蘆杵，坐五色神牛。余化問曰：來者何人？武成王答曰：吾乃武成

王黃飛虎是也。今紂王失政，棄紂歸周，汝乃何人？余化答曰：末將未曾會大王尊顏，大王乃成湯社稷之臣，若論滿朝富貴，盡出黃門，何事不足，而作反叛之人？飛虎曰：將軍之言雖是，各有哀懷，一言難盡，卽以君臣之道而論，古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普天下盡知紂王無道，羞於爲臣，今又亂倫敗德，污蔑紀綱，殘賊仁義，不恤士民，天下諸侯皆知有岐周矣。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可見天命所歸，豈是人力？吾今止借此關一往，望將軍容納不才，感德無涯。余化嘆曰：大王此言差矣！末將各守關隘，以盡臣職；大王不反，末將自當遠迎。大王今係叛亡，末將與大王成爲敵國，豈肯放大王出關之理？大王難道此理也不知？我勸大王請速下戰騎，俟末將關主解往朝歌，請旨定奪；百司自有本章保奏，念大王平日之功，以赦反亡之罪，或未可知。若想善出此關，大王乃緣木求魚，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也。飛虎曰：五關已出有四，豈在汝這汜水關，敢出言無狀，放馬來，與你見個雌雄。飛虎舉鎗直取，余化搖畫戟相迎。二獸相交，鎗戟並舉，一場大戰。

二將陣前勢無比，
長鎗蕩蕩鱗翻身。

立見輸贏定生死，
擺動金錢豹子尾。

狡狴擺尾鬪麒麟，
將軍惡戰不尋常。

却是蒼龍攪海水，
不至敗亡心不止。

話說武成王展放鋼鎗，使得性發，似一條銀蟒裹住余化，只殺的他馬仰人翻。余化掩一戟就走，飛虎趕來，追至兩射之地，余化掛住畫戟，揭起戰袍，囊中取出一旂，名曰戮魂旂。此旂是蓬萊島一氣仙人傳授，乃左道旁門之物，望空中一舉，數道黑氣把飛虎罩住，平空搽得去了。望轅門摔下衆士卒將武成王拿了，余化掌得勝鼓回府，旗門小校飛報與韓榮曰：余將軍今日已擒了反臣黃飛虎。聽令韓榮傳令推來。衆士卒將飛虎推至簷前，飛虎立而不跪。榮曰：朝廷何事虧你，一旦造反？飛虎笑曰：似足下坐守關隘，自謂貴職，不過狐假虎威，借天子之威福，以彈壓此一方耳！豈知朝廷得失禍亂之由，君臣乖違之故？我今既被你所獲，無非一死而已，何必多言？韓榮曰：吾既守此關隘，擒拿叛逆，不過盡吾職守，吾亦不與你辯，且送囹圄監禁，候餘黨盡獲起解。且說黃滾在營中，聞報說飛虎被擒，黃滾嘆曰：畜生！你不想爲父之言，可惜這場功勞，落在韓榮手裏！一宿已過，次日來報余化請戰。黃滾問：何人出去？黃明周紀曰：末將願往。二將上馬提斧，出營大呼曰：余化匹夫擒吾長兄，此恨怎消？縱馬舞刀，來取余化，畫戟急架相迎。三騎相交，戟斧並舉，這一場大戰：

三將昂昂殺氣高，征雲靄靄透青霄；
英雄踴躍多威武，俊傑胸襟胆氣豪。

逆理莫思封拜福。順時應自得金鼈。從來理數皆如此。莫用心機空自勞。話說三將交鋒，未及三十回合，余化撥馬便走。二將趕來，余化依舊將戮魂旛舉起，如前把二將拿去見韓榮。韓榮分付發下監禁不表。且言探馬報入中營，啟元帥，二將被擒。黃滾低首不言，又報余氏請戰。黃滾又問誰出馬。黃飛彪飛豹曰：孩兒願爲長兄報讎。二將上馬提鎗，出營罵曰：余化匹夫！以妖法擒吾弟兄。二人撥馬來取。三將又戰二十回合，余化撥馬敗走。飛豹二將亦趕下來，余化也如前法，又把二將拿去見韓榮，也是送囹圄監禁。黃滾聞二將又被擒去，心下十分懊惱。次日，又報余化請戰。黃滾問曰：誰再去迎戰？帳下龍環吳謙曰：終不然畏彼妖法便罷。吾二人願往。二將上馬提戟出營，見余化氣冲斗牛，厲聲大叫：匹夫！將左道之術，擒吾長兄，與賊勢不兩立！三馬交還，戰三十回合，余化依舊敗走。二將趕來，亦被余化拿去見韓榮，依舊發囹圄。余化連勝四陣，捉七員將官，韓榮設酒與余化賀功不表。話說黃滾軍中見兩邊諸將被擒，又見三個孫兒站立在傍，心下十分不忍，點首淚落。我兒，你年不過十三四歲，爲何也遭此厄？又報余化請戰，只見次孫黃天祿欠身曰：小孫願爲父叔報讎。黃滾分付曰：汝必小心。黃天祿上馬提鎗出營，見余化曰：匹夫！趕盡殺絕，但不知你可有造化受其功祿？縱

馬搖鎗，直取余化，急架忙迎，二馬相交，鎗戟並舉。黃天祿年紀雖幼，原是將門之子，傳授精妙，鎗法如神，不分起倒，一勇而進。正是初生之犢，猛於虎。後人看至此，有詩嘆曰：乾坤真個妙，蓋世果然稀。老君爐裏鍊，曾敲十萬八千鎚。磨塌泰山崑崙頂，戰乾黃河九曲溪。上陣不粘塵世界，回來一陣血腥飛。

話說黃天祿使開鎗，如翻江怪獸，勢不可當。天祿見戰不下余化，在馬上賣一個名解，喚做丹鳳入崑崙，一鎗正刺中余化左腿。余化負痛，落慌便走。天祿不知好歹，趕下陣來。余化雖敗，此術尚存，依舊舉旛如前，把黃天祿拿去，見韓榮，也發下囹圄監候。黃飛虎屢見將他黃門人拿來，心上甚是懊惱，忽見次子天祿又拿到，飛虎不覺淚流滿面。可憐正是父子關心，骨肉情切，且不說他父子悲咽有話難言，再表黃滾聞報，次孫被擒，心中甚是淒慘，想一想無策可施，如今止存公孫三人，料難出他地網天羅。往前不得出關，去後一無退步。黃滾把案一拍，罷罷罷！忙傳令，命家將等共三千人馬，你們把車輛上金珠細軟之物，獻與韓榮，買條生路，放你們出關。我公孫料不能俱生。衆家將跪而告曰：老爺且省愁悶，吉人自有天相，何必如此？黃滾曰：余化乃左道妖人，皆係拗術，我何能抵擋？若被他擒獲，反把我平昔英名，一旦化爲烏有。又見二孫在傍涕泣，黃

滾亦泣曰：我兒，你也不知可有造化？我替你哀告韓榮，不知他可肯饒你二人。黃滾把頭上盔除下，卸去腰間玉帶，解甲寬袍，身着縞素，領着二孫，逕往韓榮帥府門前來。衆官見是黃元帥，親自如此，俱不敢言語。黃滾至府前，對門官曰：煩你通報韓總兵，只說黃滾求見軍政官，報與韓榮。韓榮曰：你來也無用了！忙令軍卒分排兩傍，衆將分開左右，韓榮出儀門，至大門口，只見黃滾縞素跪下，後跪着黃天爵、天祥，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飛虎父子原是忠良，只因天數使然，致有叛亂之變；而黃明、周紀，不過於中提掇之。若說人定勝天，此英雄欺人語耳。

又批：韓榮倚余化而好大喜功，至於不寐。余化倚左道之術，旁若無人，以爲無出其下，卒至哪吒一出，幾至不免。回視以前，恍然如夢。大抵大丈夫須自作主張，未有倚人而可做事業者，世人當要著眼，作者有無限婆心。

第二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左道旁門亂似麻，只因昏主信奸邪；貪淫不避彘倫序，亂政誰知國事差？
將相自應歸聖主，韓榮何故阻行車？中途得遇靈珠子，礙打傷殘枉怨嗟。

話說黃滾膝行軍門請罪，見韓榮口稱犯官黃滾，特來叩見總兵。韓榮忙答禮曰：老將軍，此事皆係國家重務，亦非末將敢於自專。今老將軍如此，有何見諭？黃滾曰：黃門犯法，理當正罪，原無可辭；但有一事，情在可矜之列，望總兵法外施仁，開此一線生路，則愚父子雖死九泉，感德無涯矣。韓榮曰：何事分付？末將願聞。黃滾曰：子累父死，滾不敢怨。奈黃門七世忠良，未嘗有替臣節。今不幸遭此劫運，使我子孫一概屠戮，情實可憫，不得已肘膝求見，總兵可憐念無知稚子罪在可宥，乞總兵放此七歲孫兒出關，存黃門一脈。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韓榮曰：老將軍此言差矣。榮居此地，自有當官職守，豈得徇私而忘君哉？老將軍權居元首，職冠百寮，滿門富貴，盡受國恩，不思報本，縱子反商，罪在不赦。髻齡無留，一門犯法，毫不容私；解進朝歌，朝廷自有公論，清白畢竟有分。那時名正言順，誰敢不服？今老將軍欲我將黃天祥放出關隘，吾便與反叛通同欺侮朝廷。法紀何在？吾反爲老將軍受過矣！這個決不敢從命。黃滾曰：總兵在上，黃氏犯法，一門良眷頗多，料一嬰兒，有何妨礙？縱然釋放，能成何事？這個情分也做得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將軍何苦執一而不開一線之方便也？想我黃門功積如山，一旦如此。古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人生豈能保得百年常無事？況我一家俱係含

冤負屈，又非大奸不道，安心叛逆者比；望將軍憐念，放出吾孫，生當銜環，死當結草。決不敢有負將軍之大德矣！韓榮曰：老將軍你要天祥出關，末將除非也作叛亡之人，隨你往西歧，這件事纔做得。黃滾三番四次，見韓榮執意不允，黃滾大怒，對二孫曰：吾居元帥之位，反去下氣求人；既總兵不肯容情，吾公孫願投陷穽，何懼之有？隨往韓榮帥府，自投囹圄，來至監中。黃飛虎忽見父親同二子齊到，放聲大哭：豈料今日如老爺之言，俱不肖子爲萬世大逆之人也！黃滾曰：事已如此，悔之無益；當初原教你饒我一命，你不肯饒我，又何必怨尤？不說黃滾父子在囹圄悲泣，且表韓榮既得了黃家父子功勳，又收拾黃家貨財珍寶等項；衆官設酒，與總兵賀功。大吹大擂，樂奏笙簧，衆官歡飲。韓榮正飲酒中間，乃商議解官點誰？余化曰：元帥要解黃家父子，末將自去方保無虞。韓榮笑道：必須先行一往，吾心方安。當晚酒散，次日點人馬三千，把黃姓犯官，共計十一員，解送朝歌。衆官都與余化餞別，飲罷酒，一聲炮響，起兵往前進發；行八十里，至界牌關。黃滾在陷車中，看見帥府廳堂依舊，誰知今作犯官；覩物傷情，不由淚落。關內軍民，一齊來看，無不嘆息流淚。不說黃家父子在路，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閒坐碧遊床，正運元神，忽心血來潮，看官但凡神仙，煩惱嗔怒，愛慾三事永忘，其心如石，

再不動搖，心血來潮者心中忽動耳。真人袖裏一掐，早知此事。呀！黃家父子有厄，貧道理當救之。喚金霞童兒，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至桃園，見哪吒使鎗，金霞童子曰：師父有請。哪吒收鎗來至碧遊床下，倒身下拜。弟子哪吒不知師父喚弟子有何使用？真人曰：黃飛虎父子有難，你下山救他一番，送出汜水關，你可速回，不得有誤。久後你與他一殿之臣。哪吒原是好的，心中大悅，慌忙收拾打點下山，脚登風火二輪，提火尖鎗，離了乾元山望穿雲關來。好快，怎見得有詩爲證：

脚踏風輪起在空，乾元道術妙無窮；週遊天下如風響，忽見穿雲眼角中。
話說哪吒踏風火二輪，霎時至穿雲關落下來；在一山岡上看一會不見動靜，站立多時。只見那壁廂一枝人馬旗旛招展，劍戟森嚴而來。哪吒想平白地，怎就殺將起來；必定尋他一個不是處，方可動手。哪吒一時想起作個歌兒來：

吾當生長不記年，只怕師尊不怕天；昨日老君從此過，也須送我一金磚。

哪吒歌罷，脚登風火二輪，立於咽喉之徑；有探事馬飛報與余化，啟老翁，有一人脚立車上作歌！余化傳令，扎了營，催動火眼金睛獸，出營觀看，見哪吒立於風火輪上。怎見得有詩爲證：

異寶靈珠落在塵，
陳塘關內脫真神；
九灣河下誅李良，
怒發抽了小龍筋。
寶德門前敖光服，
二上乾元玩化身；
三追李靖方認父，
祕授火尖鎗一根。
頂上揪巾光燦爛，
水合袍束虎龍紋；
金磚到處無遮擋，
乾坤圈配混天綾。
西岐屢戰成功績，
立保周朝八百春；
東進五關爲前部，
鎗展旗開迥絕倫。
蓮花化身無壞體，
八臂哪吒到處聞。

話說余化問曰：登風火輪者，乃何人？哪吒答曰：吾久居此地，如有過往之人，不論官員皇帝，都要些買路錢；你如今往那裏去？可速送上買路錢，讓你好趕路。余化大笑曰：吾乃汜水關總兵韓榮前部將軍余化，今解反臣黃飛虎等官員，往朝歌請功；你好大胆，敢阻路徑，作甚歌兒？可速退去，饒你性命！哪吒曰：你原來是捉將有功的，今往此處過，也罷，只送我十塊金磚，放你過去。余化大怒，催開火眼金睛獸，搖方天畫戟，飛來直取，哪吒手中鎗急架相迎。二將交加一場大戰，往來衝突。一個是七孤星英雄猛虎，一個是蓮花化身的抖搜神威。哪吒乃仙傳妙法，比衆大不相同，把余化殺的力盡筋麻，掩一戟揚長敗走。哪吒曰：吾來了！往前正趕，余化回頭，見哪吒趕來，掛下方天畫戟，取出戮魂幡，如前來拿哪吒。哪吒一見，笑曰：此物是戮魂幡，何足爲奇？哪吒見數道黑氣

奔來，哪吒只用手一招，便自接住，往豹皮囊中一塞，大叫曰：「有多少，一搭兒放將來罷！」余化見破了寶物，撥回走獸來。哪吒想奉師命下山，來救黃家父子，恐余化泄了機，殺了黃家父子，反爲不美。左手提鎗，擋架方天戟，右手取金磚一塊，丟起空中，喝聲疾，只見五彩瑞臨，天地暗，乾元山上寶生光。那磚落將下來，把余化頂門上打了一磚，打的俯伏鞍轡，竅中噴血，倒拖畫戟敗走。哪吒趕了一程，自思：「吾奉師命來救黃家父子，若貪追襲，可不誤了大事？」隨登轉雙輪，祭一塊金磚，打得衆兵星飛雲散，瓦解冰消，各顧性命奔走。哪吒只見陷車中垢面蓬頭，厲聲大呼曰：「誰是黃將軍，飛虎曰：「登輪者是誰？」哪吒答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姓李，雙名哪吒，知將軍今有小厄，命吾下山相援。」武成王大喜。哪吒將金磚打開陷車，放出衆將，飛虎倒身下拜謝。哪吒曰：「列位將軍慢行，我如今先與你把汜水關取了，等將軍們出關，衆人再三稱謝道：「多感盛德，立救殘喘。」各人都將器械執在手中，切齒咬牙，怒冲牛斗，隨後而行。且說余化敗回汜水關來，火眼金睛獸日行千里，穿雲關至汜水一百六十里。韓榮在府內，正與衆將官飲酒作賀，懽心悅意，談講黃家事體，忽報：「先行官余化等令韓榮大驚道：「去而復反，其中事有可疑。」忙令進見，正是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忙問曰：「將軍爲何

回來面容失色，似覺帶傷。余化請罪曰：人馬行至穿雲關將近，有一人不通姓名，脚登風火二輪，作歌截路。末將會面，要我十塊金磚，方肯放行。末將發忿，與他大戰一場。那人鎗法精奇，末將只得回騎，用寶物拿他。纔舉寶時，那人用手接去。末將不服，勒回騎與他交兵。見他手動處，不知取何物，只見黃光閃灼，被他把末將頸項打壞，故此敗回。韓榮慌問曰：黃家父子怎樣了？余化答曰：不知。韓榮頓足曰：一場辛苦，走了反臣；天子知道，吾罪怎脫？衆將曰：料黃飛虎前不能出關，退不能往朝歌，總兵速遣人馬把守關隘，以防衆反叛逃路。正議間，探事官來報：有一人脚登車輪，提鎗威武，稱名要會七首將軍。余化在傍答曰：就是此人。韓榮大怒，傳諸將上馬，等吾擒之。衆將得令，俱上馬出帥府，三軍蜂擁而來。哪吒登轉車輪，大呼曰：余化早來見我，說個明白。韓榮一馬當先，問曰：來者何人？哪吒見韓榮戴束髮冠，金鎖甲，大紅袍，束玉帶，點鋼鎗，銀合馬，答曰：吾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姓李名哪吒，奉師命下山，特救黃家父子。方纔正遇余化，未曾打死，吾特來擒之。韓榮曰：截搶朝廷犯官，還來在此猖獗，甚是可惡！哪吒曰：成湯氣數該盡，西岐聖主已生，黃家乃西周棟樑，正應上天垂象。爾等爲何違背天命，而遭此不測之禍哉？韓榮大怒，縱馬搖鎗來取。哪吒登輪轉鎗相還。輪馬相交，

未及數合，左右一齊圍繞上來。怎見得好一場大戰：

咚咚鼓響，雜彩旗搖；三軍齊吶喊，號將執鎗刀。哪吒長鎗生烈焰，韓榮馬上逞英豪。衆將精神雄似虎，哪吒像獅子把頭搖；衆將如狻猊擺尾，哪吒似攪海金鼈。火尖鎗猶如怪蟒，衆將兵殺氣滔滔。哪吒斬關落鎖施威武，韓榮阻擋英雄氣概高。天下兵戈從此起，汜水關前頭一遭。

話說哪吒火尖鎗是金光洞裏傳授，使法不同；出手如銀龍探爪，收鎗似走電飛虹。鎗挑衆將，紛紛落馬。衆將抵不住，各自逃生；韓榮捨命力敵。正酣戰之間，後有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飛彪飛豹一齊殺來，大叫曰：「這去必定拿韓榮報讎！」且說余化沒奈何，奮勇催金睛獸，使畫杆戟，殺出府來，兩家混戰。哪吒見黃家衆將殺來，用手取金磚丟在空中，打將下來，正中守將韓榮，打了護心鏡，紛紛粉碎，落荒敗走。余化大叫：「李哪吒勿傷吾主！將縱獸搖戟來取哪吒。」未及三四合，用鎗架住畫戟，豹皮囊忙取乾坤圈打來，正中余化臂膊，打得筋斷骨折，幾乎墜獸，往東北上敗走。哪吒取了汜水關，黃明等六將，只殺得關內三軍亂竄，任意剿除。次日，黃滾同飛虎等齊至，把韓榮府內之物，一總裝在車輛上，載出汜水關，乃西岐地界。哪吒送至金雞嶺作別。黃滾與飛虎衆將感謝曰：

蒙公子垂救愚生，實出望外；不知何日再覩尊顏，稍效犬馬，以盡血誠。哪吒曰：將軍前途保重，我貧道不日也往西岐，後會有期，何必過譽。衆人分別。哪吒回乾元山去了。不題。話說武成王同原舊三千人馬，併家將等一路上曉行夜住，山高路險，湍急水深，有詩爲證：

別却朝歌歸聖主，五關攻敗力難支；
子牙從此刀兵動，準備四九伐西岐。

話說黃家衆將過了首陽山桃花嶺，度了燕山，非止一日，到了西岐山，只七十里，便是西岐城。武成王兵至岐山，安了營寨，稟過黃滾曰：父親在上，孩兒先往西岐去見姜丞相；如肯納我等，就好進城，如不納我等，再作道理。黃滾曰：我兒言之甚善。黃飛虎身穿縞素，上騎行七十里，至西岐，看西岐景致，山川秀麗，風土淳厚，大不相同，只見行人讓路，禮別尊卑，人物繁盛，地利險阻。飛虎嘆曰：西岐稱爲聖地，今果然民安物阜，的確是堯天堯日，飛虎誇之不盡。進了城，問姜丞相府在那裏？民人答曰：小金橋頭便是。黃飛虎行至小金橋，到了相府，對堂候官曰：借重你稟丞相一聲說：朝歌黃飛虎求見。堂候官擊雲板，請丞相陞殿；子牙出銀安殿，堂候官將手本呈上。子牙看罷，朝歌黃飛虎，乃武成王也；今日至此，有甚麼事？忙傳請見。子牙官服迎至儀門拱候，飛虎至滴水簷前。

下拜。子牙頂禮相還，口稱：「大王駕臨，姜尚不曾遠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飛虎曰：「末將黃飛虎乃是難臣，今樂商歸周，如失林飛鳥，聊借一枝。倘蒙見納，飛虎威恩不淺。」子牙忙扶起，分賓主序坐。飛虎曰：「末將乃商之叛臣，怎敢列坐丞相之傍？」子牙曰：「大王言之太重。尚雖忝列相位，昔曾在大王治下，今日何故太謙？」飛虎方纔告坐。子牙躬身請問曰：「大王何事棄商？」武成王曰：「紂王荒淫，權臣當道，不納忠良，專近小人，貪色不分晝夜，不以社稷爲重，殘殺忠良，全無忌憚，大興土木，殘害萬民。元旦末將元配朝賀中宮，姐已設計誣陷，末將元配以致墜樓而死。末將妹子在西宮，得知此情，上摘星樓，明正其非。紂王偏向，又將吾妹抓宮，衣揪後鬢，摔下摘星樓，跌爲齋粉。末將自揣君不正，臣投外國，此亦理之當然。故此反了朝歌，殺出五關，特來相投，願效犬馬。若肯納吾父子，乃丞相莫大之恩。」子牙大喜。大王旣肯相投，竭力扶持社稷。武王不勝幸甚，豈有不容納之理？請大王公館休憩，尙卽入內庭見駕。飛虎辭往公館不表。且說子牙乘馬進朝，武王在顯慶殿閒坐，當駕官啟奏，丞相候旨。武王宣子牙進見禮畢，武王曰：「相父有何事見孤？」子牙奏曰：「大王萬千之喜！今成湯武成王黃飛虎棄紂來投大王，此西土興旺之兆也。」武王曰：「黃飛虎可是朝歌國戚？」子牙曰：「正是。昔先王曾說該官得受大恩，今旣來

歸禮當請見。武王傳旨相請。不一時，使命回旨。黃飛虎候旨。武王命宣至殿前，飛虎倒身下拜。成湯難臣黃飛虎，願大王千歲。武王答禮曰：久慕將軍威行天來，義重四方，施恩積德，人人瞻仰，真忠良君子。何期相會，實三生之幸。飛虎伏地奏曰：荷蒙大王提拔，飛虎一門，出陷穽之中，離網羅之內，敢不效駑駘之力，以報大王。武王問子牙曰：昔黃將軍在商官居何位？子牙奏曰：官拜鎮國武成王。武王曰：孤西岐只改一字罷，便封開國武成王。黃飛虎謝恩。武王設宴，君臣共飲。席前把紂王失政，細細說了一遍。武王曰：君雖不正，臣禮宜恭，各盡其道而已。武王諭子牙擇吉日動工，與飛虎造王府。子牙領旨，君臣席散。次日，黃飛虎上殿謝恩畢，復奏曰：臣父黃滾，同弟飛彪、飛豹、子天祿、天爵、天祥、義弟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家將一千名，人馬三千，未敢擅入都城，今住扎西岐山，請旨定奪。武王曰：既有老將軍傳旨速入都城，各各官居舊職。西岐自得黃飛虎，遍地干戈起，紛紛士馬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韓榮自恃余化，不從黃滾之請，孰意哪吒一來，化爲烏有，反折去了許多家私。此所謂愛便宜處失便宜，大凡處天下事，俱不可認煞了。

又批：收亡納叛，爲古今所共惡。武王一納黃飛虎，兵戈竟無寧日。凡有家國生

民之計者，幸無蹈此轍！

第二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黃家出寨若飛鷺，盼至西岐擬到天；兵過五關人寂寂，將來幾次血涓涓。

子牙妙算安周室，聞仲無謀改紂愆；縱有雄師皆離德，晁田空自涉風烟。

話說聞太師從追趕黃飛虎，至臨潼關被道德真君一捏神砂，退了聞太師兵回；太師乃碧遊宮金靈聖母門下五行大道，倒海移山，聞風知勝敗，嗅土定軍情。怎麼一捏神砂，便自不知？大抵天數已歸周主，聞太師這一會陰陽交錯，一時失計。聞太師看着兵回，自己迷了。到得朝歌，百官聽候回音，俱來見太師，問其追襲原故。太師把追襲說了一遍，衆官無言。聞太師沉吟半晌，自思：縱黃飛虎逃去，左有青龍關張桂芳所阻，右有魔家四將可攔，中有五關，料他插翅也不能飛去。忽聽得報臨潼關蕭銀開拴鎖，殺張鳳放了黃飛虎出關。太師不語，又報黃飛虎潼關殺陳桐，又報穿雲關殺了陳梧，又報界牌關黃滾，縱子投西岐。又報汜水關韓榮有告急文書。聞太師看過，大怒曰：吾掌朝歌，先君託孤之重，不料當今失政，刀兵四起，先反東南二路。豈知禍生蕭牆，元日災來，反了股肱重臣；追之不及，中途中計而歸。此乃天命！如今成敗不知，興亡怎定？吾不敢

負先帝託孤之恩，盡人臣之節，以死報先帝可也！命左右搗聚將，響不一時，衆官俱至。參謁畢，太師問：列位將軍，今黃飛虎反叛，已歸姬周，必生禍亂，今不若先起兵，明正其罪，方是討伐不臣。爾等意下如何？內有總兵魯雄，出而言曰：末將啓太師，東伯侯姜文煥，年年不息兵戈，使遊魂關竇榮勞心費力，南伯侯鄂順，月月三山關苦壞生靈，鄧九公睡不安枕，黃飛虎今雖反出五關，太師可點大將鎮守，嚴備關防，那姬發縱起兵來，中有五關之阻，左右有青龍佳夢二關，飛虎縱有本事，亦不能有爲，又何勞太師怒激？方今二處干戈未息，又何必生此一方兵戈，自尋多事？況如今庫藏空虛，錢糧不足，還當着量。古云：大將者，必戰守通明，方是安天下之道。太師曰：將軍之言雖是，猶恐西土不守本分，偷生禍亂，吾安得而無准備？況西岐南宮适勇貫三軍，散宜生計謀百出，又有姜尚乃道德之士，不可不防。一着空虛百着空，臨渴掘井，悔之何及？魯雄曰：太師若是猶豫未決，可差一二將，出去五關打聽西岐消息，如動則動，如止則止。太師曰：將軍之言是也。隨問左右：誰爲我往西岐走一遭？內有一將應聲曰：末將願往。應者乃佑聖上將晁田，見太師欠背打躬曰：末將此去一則探虛實，二則觀西岐進退巢穴，入目便知興廢事，三寸舌動可安邦。有詩爲證：

願探西岐虛實情，提兵三萬出都城；子牙妙策權施展，管取將軍謁聖明。
話說聞太師見晁田欲往，大悅，點人馬三萬，即日辭行，出朝歌。一路上只見：

轟天炮響，震地鑼鳴；轟天炮響，汪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鑼鳴，萬仞山前飛霹靂。人如
猛虎離山，馬如蛟龍出水；旗旛擺動，渾如五色祥雲；劍戟輝煌，却是三冬瑞雪。迷空
殺氣罩乾坤，遍地征雲籠宇宙；征夫勇猛要爭先，虎將鞍韉持利刃。

銀盔蕩蕩白雲飛，凱甲鮮明光燦爛；滾滾人行如泄水，滔滔馬走如狡獪。

話說晁田、晁雷人馬出朝歌，渡黃河，出五關，曉行夜住，非止一日。哨探馬報人馬至西
岐。晁田傳令安營，點炮靜營；三軍吶喊，兵扎西門。且說子牙在相府閒坐，忽聽得喊聲
震地，子牙問左右道：「爲何有喊殺之聲？」不時有報馬報至府前，啓老爺：「朝歌人馬住扎
西門，不知何事？」子牙默想：「成湯何事起兵來？」傳令擂鼓聚將。不一時，衆將上殿參謁；
子牙曰：「成湯人馬來侵，不知何故？」衆將僉曰：「不知。且說晁田安營，與弟共議，今奉太師
命來探西岐虛實，原來也無準備。今日往西岐見陣如何？」晁雷曰：「長兄言之有理。」晁雷
上馬提刀，往城下請戰；子牙正議，探馬報稱：「有將搦戰。」子牙問曰：「誰去問虛實？」走一遭？
言未畢，大將南宮适應聲出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南宮适領一枝人馬出城，排開陣

勢立馬旗門，看時乃是晁雷。南宮适曰：「晁將軍慢來！今天子無故以兵加西土，却是爲何？」晁雷答曰：「吾奉天子勅命，聞太師軍令，問不道姬發自立武王，不遵天子之諭，收叛臣黃飛虎，情殊可恨！汝可速進城稟你主公，早早把叛臣獻出，解往朝歌，免你一郡之殃。若待遲延，悔之何及？」南宮适笑曰：「晁雷，紂王罪惡深重，醜大臣不思功績，斬元銑，有失司天，造炮烙，不容諫言，設董益難及深宮，殺叔父剖心療疾，起鹿臺萬民遭殃，君欺臣妻，五倫盡滅，寵小人大壞綱常，吾主坐守西岐，奉法守仁，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歸西，民樂安康，軍心順悅。你今日敢將人馬侵犯西岐，乃自取辱身之禍。」晁雷大怒，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适。南宮适舉刀赴面相迎，兩馬相交，雙刀併舉，一場大戰。南宮适與晁雷戰有三十回合，把晁雷殺得力盡筋麻，那裏是南宮适敵手？被南宮适賣一個破綻，生擒過去，繩網索綁，得勝鼓響，推進西岐。南宮适至相府聽令，左右報與子牙，命進來。南宮适進殿，子牙問出戰勝負。南宮适曰：「晁雷來伐西岐，末將生擒，聽令指揮。子牙傳令推來。」左右把晁雷推至滴水簷前，晁雷立而不跪。子牙曰：「晁雷既被吾將擒來，爲何不曲膝求生？」晁雷豎目大喝曰：「汝不過編籬賣麵一小人，吾乃天朝上國命臣，不幸被擒，有死而已，豈肯曲膝？」子牙命推出斬首。衆人將晁雷推出去了。兩邊大

小衆將聽晁雷罵子牙之短，衆將暗笑。子牙出身淺薄，子牙乃何等人物，便知衆將之意。子牙謂諸將曰：晁雷說話編籬賣麵，非辱吾也。昔伊尹乃莘野匹夫，後輔成湯，爲商股肱，只在遇之遲早耳。傳令將晁雷斬訖來報。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出曰：丞相在上，晁雷只知有紂，不知有周，末將敢說此人歸降，後來伐紂，亦可得其一臂之力。子牙許之。黃飛虎出相府，見晁雷跪候行刑。飛虎曰：晁將軍，晁雷見是武成王，低首不語。飛虎曰：你天時不識，地利不知，人和不明，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東南西北，俱不屬紂，紂雖強勝一時，乃老健春寒耳！紂之罪惡，天下百姓皆知之，兵戈日無休息，況東南士馬不寧，天下事可知矣。武王文足安邦，武可定國，想吾在紂官拜鎮國武成王，到此只改一字，開國武成王。天下歸心，悅而從周，武王之德，雖堯舜不是過耳。吾今爲你力勸丞相，准將軍歸降，可保簪纓萬世。若是執迷行刑，令下難保性命，悔之不及矣。晁雷被黃飛虎一篇言語，心明意朗，口稱黃將軍，方纔末將抵觸了子牙，恐不肯赦免。飛虎曰：你有歸降之心，吾當力保。晁雷曰：既蒙將軍大恩保全，實是再生之德，末將敢不如命。且言飛虎入府內見子牙，備言晁雷歸降一事。子牙曰：殺降誅服，是爲不義。黃將軍既言傳令放來，晁雷至簷下，拜伏在地。末將一時鹵莽，冒犯尊顏，理當正法，荷蒙赦宥，感德如

山子牙曰：將軍既真心爲國，赤胆佐君，俱是一殿之臣，同是股肱之佐，何罪之有？將軍今已歸國，城外人馬可調進城來。晁雷曰：城外營中還有末將的兒晁田，見在營裏待末將出城招來，同見丞相。子牙許之。不說晁雷歸周，話說晁田在營忽報：二爺被擒，晁田心下不樂。聞太師令吾等來探虛實，今方出戰，不料被擒，挫動鋒銳。言未了，又報：二爺轅門下馬。晁雷進帳見兒。晁田曰：言你被擒，爲何而返？晁雷曰：弟被南宮适擒見子牙，吾當面深辱子牙一番，將吾斬首，有武成王一篇言語，說的我肝胆盡裂。吾今歸周，請你進城。晁田聞言，大罵曰：該死匹夫，你信黃飛虎一片巧言，降了西土，你與反賊同黨，有何而見聞太師也？晁雷曰：兄長不知，今不但吾等歸周，天下尙且悅而歸周。晁田曰：天下悅而歸周者，吾也知之；你我歸降，獨不思父母妻子均在朝歌，吾等雖得安康，致令父母遭其誅戮，你我心裏安樂否？晁雷曰：爲今之計奈何？晁田曰：你快上馬，須當如此如此以掩其功，方好回見太師。晁雷依計，上馬進城至相府，見子牙曰：末將領命招兒晁田歸降，吾兄願從麾下，只是一件，末將兄說奉紂王旨意征討西岐，此係欽命，雖末將被擒歸周，而吾兄如束手來見，恐諸將後來譏誚。望丞相擡舉，命一將至營招請一番，可存體面。子牙曰：原來你令兄要請方進西岐。子牙問曰：左右誰去請晁田走

一遭。左有黃飛虎言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二將出相府去了。子牙令辛甲、辛免領簡帖速行。二將得令去了。子牙又令南宮适領簡帖速行。南宮适亦領令去訖不表。且說黃飛虎同晁雷出城至營門，只見晁田轅門躬身欠背迎迓。武成王口稱千歲，請飛虎進了三層圈子裏。晁田喝聲拿了。兩邊刀斧手一齊動手，撓鈎搭住，卸却袍服繩纏索綁。飛虎大罵：負義逆賊！恩將讎報！晁田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正要擒反賊解往朝歌，你今來得湊巧。傳令起兵速回五關！有詩爲證：

晁田設計擒周將，妙算何如相父明。
畫虎不成類爲犬，弟兄細縛進都城。

話說晁田兄弟欣然而回。炮聲不響，人無喊聲，飛雲掣電而走。行過三十五里，兵至龍山口，只見兩杆旗搖，布開人馬，高聲大叫：晁田早早留下武成王，吾奉姜丞相命在此。久候多時了。晁田怒曰：吾不傷西岐將佐，焉敢中途搶截朝廷犯官。縱馬舞刀來戰。辛甲使開斧迎面交還，兩馬相交，刀斧並舉，大戰二十回合。辛免見辛甲的斧，勝似晁田自思：既來救黃將軍，須當上前催馬使斧，殺進營來。晁雷見辛免馬至，禮屈詞窮，舉刀來戰。戰未數合，晁雷情知中計，撥馬落荒便走。辛免將紂兵殺散，救了黃飛虎。飛虎感謝，走騎出來，看辛甲大戰晁田。武成王大怒曰：吾有恩與晁田，這個賊狼心之徒，縱騎

持短兵來戰，未及數合，早被黃將軍擒下馬來，拿了繩纏索綁。武成王指而罵曰：逆賊，你欺心定計擒我，豈能出姜丞相奇謀妙算？忙把晁田解回西岐不表。且說晁雷得命逃歸，有路就走，路徑生疎，迷蹤失徑，右串右串，只在西岐山內。走到二更時分，方上大路，只見前面有夜不收燈籠高挑，晁雷的馬走驚鈴響處，忽聽得炮聲吶喊，當頭一將，乃南宮适也。燈光影裏，晁雷曰：南將軍放一條生路，後日恩當重報。南宮适曰：不須多言，早下馬受縛。晁雷大怒，舞刀來戰，那裏是南宮适敵手，大喝一聲，生擒下馬。兩邊將繩索綁縛，拿回西岐來。此時天色微明，黃飛虎在相府前伺候，南宮适也回來。飛虎稱謝畢，少時間聽得鼓響，衆將參謁，左右報辛甲回令，令至殿前曰：末將奉令，龍山口擒了晁田，救了黃將軍，請令定奪。飛虎感謝曰：若非丞相救拔，幾乎遭賊黨毒手。子牙曰：來意可疑，吾故知此賊之詭詐矣。故令三將於二處伺候，果不出吾之所料。又報南宮适聽令至殿前，南宮适曰：奉命把守岐山，二更時分，果擒晁雷，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來，把二將推至簷下，子牙大喝曰：匹夫用此詭計，怎麼瞞得過我？此皆是奸詐之輩。命推出斬了軍政官得令，把將簇擁推出相府，只聽得晁雷大叫：冤枉！子牙笑曰：明明暗算害人，爲何又稱冤枉！分付左右推轉晁雷來。子牙曰：匹夫弟兄，謀害忠良，指望功

高歸國，不知老夫預已知之；今既被擒，理當斬首，何爲冤枉？晁雷曰：丞相在上，天下歸周，人皆盡知；吾兄言父母俱在朝歌，子歸眞主，父母遭殃，自思無計可行，故設小計。今被丞相看破，擒歸斬首，情實可矜！子牙曰：你既有父母在朝歌，與吾共議，設計搬取家眷，爲何起這等狠心？晁雷曰：末將才庸智淺，並無遠大之謀，早告明丞相，自無此厄也。道罷，淚流滿面。子牙曰：你可是眞情？晁雷曰：末將若無父母，何說此言？黃將軍盡知。子牙問黃將軍：晁雷可有父母？飛虎答曰：有。子牙曰：既有父母，此情是實。傳令把晁田放回。二人跪拜在地。子牙道：將晁田爲質，晁雷領簡帖，如此如此，往朝歌搬取家眷。晁雷領令往朝歌，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聞太師興兵問罪，亦理之當然，但不可驟用晁氏弟兄，無謀之將，遂令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周之反商，未嘗非天意使然；倘當日先遣一能言之士，奉尺一之書，責以不當招亡納叛，擅命封爵，則武王子牙縱聖神明哲，亦無以解此二罪也。惜太師之不出此也！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征西

奉詔西征剖玉符，旛幢飄颺映長途；
驚看畫戟翻錢豹，更羨冰花拂劍毫。

張桂擒軍稱號異，風林打將仗殊殊；縱然智巧皆亡敗，無奈天心惡獨天！
話說晁雷離了西岐，星夜進五關，過灑池，渡黃河，往朝歌，非止一日，進了都城，先至聞
太師府來。太師正在銀安殿閒坐，忽報晁雷等到。太師即令至簷前，忙問西岐光景。晁
雷答曰：末將兵至西岐，彼時有南宮适搦戰，末將出馬，大戰三十合，未分勝敗，兩家鳴
金。次日晁田大戰辛甲，辛甲敗回，連戰數日，勝敗未分。奈因汜水關韓榮不肯應付糧
草，三軍慌亂，大抵糧草乃三軍之性命，末將不得已，故此星夜來見太師，望乞速發糧
草，再加添兵卒，以作應援。聞太師沉思半晌，曰：前有火牌令箭，韓榮爲何不發糧草應
付？晁雷，你點三千人馬，糧草一千，星夜往西岐接濟；等老夫再點大將，共破西岐，不得
遲誤。晁雷領令，速點三千人馬，糧草一千，暗暗來帶家小，出了朝歌，星夜往西岐去了。
有詩爲證：

妙算神機世所稀，太公用計亦深微；當時慢道欺聞仲，此時征誅事漸非。

話說聞太師發三千人馬，糧草一千，命晁雷去了；三四日，忽然想起汜水關韓榮爲何
不肯支應？其中必有緣故。太師焚香，將三個金錢，搜求八卦妙理元機，算出其中情由；
太師拍案大呼曰：吾失打點，反被此賊誑了家小去了！氣殺吾也！欲點兵追趕，去之已

遠隨問徒弟吉立余慶。今令何人可伐西岐？吉立曰：「老爺殺伐西岐，非青龍關張桂芳不可。太師大悅，隨發火牌令箭，差官往青龍關去訖。一面又點神威大將軍邱引交代鎮守關隘。話說晁雷人馬出了五關，至西岐，回見子牙，叩頭在地。丞相妙計，百發百中。今末將父母妻子俱進都城，承相恩德，永矢不忘。又把見聞太師的話說了一遍。子牙曰：「聞太師必點兵前來征伐，此處也要防禦，打點有場大戰。按下不表。且說聞太師的差官到了青龍關，張桂芳得了太師令箭火牌，交代官乃神威大將軍邱引。張桂芳把人馬點十萬，先行官姓風名林，乃風后苗裔，等至數日，邱引來到，交代明白。張桂芳一聲炮聲，十萬雄師盡發，過了些府州縣，夜住曉行，怎見得有詩爲證：

浩浩旌旗滾，

翩翩繡帶飄，

鎗纓紅似火，

刃利白如鐮。

斧列宣花樣，

旛搖豹虎條，

鞭鏑瓜鎚棍，

征雲透九霄。

三軍如猛虎，

戰馬怪龍梟，

鼓擂春雷震，

鑼明地角遙。

桂芳爲大將，

西岐事更昭。

話說張桂芳大隊人馬，非止一日，哨探馬報入中軍，啓總兵：人馬已到西岐，離城五里，安營放炮吶喊，設下寶帳，先行參謁。張桂芳按兵不動。話說西岐報馬報入相府，張桂

芳領十萬人馬，南門安營。子牙陞殿，聚將共議退兵之策。子牙曰：黃將軍、張桂芳用兵如何？飛虎曰：丞相下問，末將不得不以實陳。子牙曰：將軍何故出此言？吾與你皆係大臣，爲王心腹，今乃說得不實。陳者何也？飛虎曰：張桂芳乃左道旁門術士，俱有幻術傷人。子牙曰：有何幻術？飛虎曰：此術異常，但凡與人交兵會戰，必先通名報姓，如末將叫黃某，正戰之間，他就叫黃飛虎，不下馬，更待何時？末將自然下馬。故有此術，似難對戰。丞相須分付衆位將軍，但遇桂芳交戰，切不可通名；如有通名者，無不獲去之理。子牙聽罷，面有憂色，傍有諸將，不服此言的道：豈有此理？那有叫名便下馬的？若這等我們百員將官，只消叫百十聲，便都拿盡。衆將官俱各含笑而已。且說張桂芳命先行官風林，先往西岐，見頭陣風林上馬，往西岐城下請戰。報馬忙進相府，啓丞相：有將搦戰。子牙問：誰戰首陣走一遭？內有一將，乃文王殿下姬叔乾也。此人性如烈火，因夜來聽了黃將軍的話，故此不服，要戰頭陣，上馬提鎗出來。只見翠藍旗下，一將面如藍靛，髮似硃砂，獠牙生上下，怎見得：

花冠分五角，藍臉映鬚紅；
金甲袍如火，玉帶扣玲瓏。
手提狼牙棒，烏雕猛似熊；
胸中藏錦繡，到處定成功。
封神爲弔客，先鋒自不同；
大紅旛上寫，首將姓爲風。

話說姬叔乾一馬至軍前，見來將甚似兇惡，問曰：來將可是張桂芳？風林曰：非也；吾乃張總兵先行官，風林是也。奉詔征討反叛，今爾主無故背德，自立武王，又收反臣黃飛虎，助惡成害，天兵到日，尙不引頸受戮，乃敢拒敵天兵。快早通名來，速投棒下！姬叔乾大怒曰：天下諸侯，人人悅而歸周，天命已是有在，怎敢侵犯西土，自取死亡？今日饒你，只叫張桂芳出來。風林大罵：反賊焉敢欺吾？縱馬使兩根狼牙棒，飛來直取姬叔乾，乾搖鎗急架相還。二馬相交，鎗棒并舉，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心逞，鑼鳴鼓響人驚；該因世上動刀兵，不由心頭發恨。鎗來那分上下？棒去兩眼難睜；你拿我誅身報國，輔明君我捉你梟首，轅門號令。

二將戰有三十餘合，未分勝敗。姬叔乾鎗法傳授神妙，演習精奇，渾身罩定，毫無滲漏。風林是短家伙，攻不進長槍去，被姬叔乾賣個破綻，叫聲：着！把風林左腳上刺了一鎗，風林撥馬逃回本營。姬叔乾縱馬趕來，不知風林乃左道之士，逞勢追趕。風林雖是帶傷，法術無損，回頭見叔乾趕來，口裏念念有詞，把口吐一道黑烟，噴出就化爲一網。裏邊現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姬叔乾劈臉打來；可憐姬叔乾下，乃文王第十二子，被此珠打下馬來！風林勒回馬，復一棒打死，梟了首級，掌鼓回營，見張桂芳報功。桂芳令轅

門號令。且說西岐敗殘人馬進城報與姜丞相；子牙知姬叔乾陣亡，鬱鬱不樂。武王知弟死，着實傷悼，諸將切齒。次日，張桂芳對陣排開坐騎，請子牙答話；子牙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隨傳令擺五方隊伍，兩邊擺列鞭龍降虎將，打陣衆英豪。出城只見對陣旗旛脚下有一將，銀盔素鎧，白馬銀鎗，上下似一塊寒冰，如一堆瑞雪。怎見得：

頂上銀盔排鳳翅，連環素鎧似秋霜；白袍暗現團龍滾，腰束羊脂入寶鑲。護心鏡射光明顯，四稜鏑掛馬鞍傍；銀合馬走龍出海，倒提安邦白杆鎗。胸中習就無窮術，秘授玄功寶異常；青龍關上聲名遠，紂王駕下紫金樑。素白旗上書大字，奉勅西征張桂芳。

話說張桂芳見子牙人馬出城，隊伍齊整，軍法森嚴；左右有雄壯之威，前後有進退之法。金盔者英風糾糾，銀盔者氣概昂昂；一對對出來，其實驍勇。又見子牙坐青驃馬，一身道服，落腮銀鬚，手提雌雄寶劍。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魚尾金冠鶴氅，絲絛雙結乾坤；雌雄寶劍手中提，八卦仙衣內襯。善能移山倒海，慣能撒豆成兵；仙風道骨，果神清極樂，神仙臨陣。

張桂芳又見寶纛旛下，武成王黃飛虎坐騎提鎗，心中大怒，一馬闖至軍前。見子牙而

言曰：姜尙你原爲商臣，曾受恩祿，爲何又背朝廷，而助姬發作惡？又納叛臣黃飛虎，復施詭計，說晁田降周，惡大罪深，縱死莫贖。吾今奉詔親征，速宜下馬受縛，以正欺君叛國之罪。儻敢抗拒天兵，只待踏平西土，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子牙馬上笑曰：公言差矣！豈不聞賢臣擇主而仕，良禽擇木而棲？天下盡反，豈在西岐？料公一忠臣也，不能輔紂王之稔惡；吾君臣守法奉公，謹修節度。今日提兵侵犯西土，乃是公來欺我，非我欺足下；倘或失利，遺笑他人，深爲可惜！不如依吾拙諫，請公回兵，此爲上策；毋得自取禍端，以貽伊戚。桂芳曰：聞你在崑崙學藝數年，你也不知天地間有無窮變化；據你所言，就如嬰兒作笑，不識輕重。你非智者之言。令先行官與吾把姜尙拿了！風林走馬出陣，冲殺過來；只見子牙旗門角下一將，連人帶馬，如映金赤日，瑪瑙一般，縱馬舞刀，迎敵風林，乃大將軍南宮适也，不答話，刀棒并舉，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把臉變，催開戰馬心不善；這一個指望萬載把名標，那一個聲名留在金鑾殿。這一個鋼刀起去似寒冰，那一個棒舉虹飛驚紫電；自來惡戰果蹊蹺，二虎相爭心膽顫。

話說二將交兵，只殺的征雲繞地，鑼鼓喧天。且說張桂芳在馬上，又見武成王黃飛虎，

在子牙寶纛旛脚下，怒納不住，縱馬殺將過來；黃飛虎也把五色神牛，催開大罵逆賊！怎敢冲吾陣脚？牛馬相交，雙鎗并舉，惡戰龍潭。張桂芳仗胸中左道之術，一心要擒飛虎。二將酣戰，未及十五合，張桂芳大叫：黃飛虎不下馬，更待何時？飛虎不由自己，撞下鞍馬；軍士方欲上前擒獲，只見對陣上一將，乃是周紀飛馬冲來，掄斧直取張桂芳。黃飛彪、飛豹二將齊出，把飛虎搶去。周紀大戰桂芳，張桂芳掩一鎗就走。周紀不知其故，隨後趕來；張桂芳知道周紀大叫一聲：周紀不下馬，更待何時？周紀跌下馬來，及至衆將救時，已被衆士卒生擒活捉，拿進轅門。且說風林戰南宮适，風林撥馬就走，宮适也趕去；被風林如前把口一張，黑烟噴出，烟內現碗口大小一粒珠，把南宮适打下馬來，生擒去了。張桂芳大獲全勝，掌鼓回營；子牙收兵進城，見折了二將，鬱鬱不懽。且說張桂芳陞帳，把周紀南宮适推至中軍；張桂芳曰：立而不跪者何也？南宮适大喝：狂詐匹夫！將身許國，豈惜一死？既被妖術所獲，但憑汝爲，有甚閒說？桂芳傳令，且將二人囚於陷車之內，待破了西岐，解往朝歌，聽聖旨發落不題。次日張桂芳親往城下搦戰，探馬報入丞相府曰：張桂芳搦戰，子牙因他開口叫名字，便落馬；故不敢傳令，且將免戰牌掛出去。張桂芳笑曰：姜尙，被吾一陣，便掛得免戰牌高懸，故此按兵不動。且說乾元山

金光洞太乙真人，坐碧遊床，運元神，忽然心血來潮，早知其故，命金霞童兒請你師兄來。童兒領命來桃園，見哪吒，口稱師兄，老爺有請。哪吒至蒲團下拜，真人曰：此處不是你久居之所，你速往西岐去，佐你師叔姜子牙，可立你功名事業。如今三十六路兵伐西岐，你可前去輔佐明君，以應上天垂象。哪吒滿心歡喜，卽刻辭別下山，上了風火輪，提火尖鎗，斜掛豹皮囊，往西岐來。怎見得好快，有詩爲證：

風火之聲起在空，遍遊天下任西東；乾坤頃刻須臾到，妙理玄功自不同。

話說哪吒頃刻來到西岐，落了風火輪，找問相府，左右指引小金橋，是相府，哪吒至相府下輪，左右報入：有一道童求見。子牙不敢忘本，傳令請來。哪吒至殿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子牙問曰：你是那裏來的？哪吒答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姓李名哪吒，奉師命下山，聽師叔左右驅使。子牙大喜，未及溫慰，只見武成王出班稱謝，前救援之德。哪吒問：有何人在此伐西岐？黃飛虎答曰：有青龍關張桂芳，左道驚人，連擒二將，姜丞相故懸免戰牌在外。哪吒曰：吾旣下山來，佐師叔，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哪吒來見子牙曰：師叔在上，弟子奉師命下山，今懸此免戰牌，總非長策。弟子願去見陣，張桂芳可擒也。子牙許之，傳令去了免戰牌。彼時探馬報與張桂芳，西岐摘了免戰牌。

桂芳謂先行風林曰：姜子牙連日不出戰，那裏取得救兵來了？今日擄去免戰牌，你可去搦戰。先行風林領令出營，城下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哪吒答言曰：弟子願往。子牙曰：是必小心。桂芳左道呼名落馬。哪吒答曰：弟子見機而作，卽登風火輪開門出城，見一將藍靛臉，硃砂髮，兇惡多端，用狼牙棒，走馬出陣，見哪吒脚登二輪，問曰：汝是何人？哪吒答曰：吾乃姜丞相師姪李哪吒是也。爾可是張桂芳，專會呼名落馬的？風林曰：非也，吾乃是先行官風林。哪吒曰：饒你不死，只喚出張桂芳來。風林大怒，縱馬使棒來取，哪吒手內兩鎗相架，隔輪馬相交，鎗棒并舉，大戰城下。有詩爲證：

下山首戰會風林，發手成功豈易尋？不是武王洪福大，西岐城下事難禁。

話說二將大戰二十回合，風林暗想：觀哪吒道骨稀奇，若不下手，恐受他累。掩一棒撥馬便走，哪吒隨後趕來，前走一似猛風吹敗葉，後隨恰如急雨打殘花。風林回頭一看，見哪吒趕來，把口一張，噴出一道黑烟，煙裏現碗口大小一珠，劈面打來，哪吒笑曰：此術非是正道。哪吒用手一指，其烟自滅。風林見哪吒破了他的法術，厲聲大叫：氣殺吾也！敢破吾法術，勒馬復戰。被哪吒豹皮囊取出，那乾坤圈丟起，正打風林左肩甲，只打的筋斷骨折，幾乎落馬，敗回營去。哪吒打了風林，立在轅門，坐名要張桂芳。且說風林

敗回，進營見桂芳，備言前事。又報哪吒坐名搦戰。張桂芳大怒，忙上馬提鎗出營。一見哪吒耀武揚威，張桂芳問曰：「踏風火輪者，可是哪吒麼？」哪吒答曰：「然。」張桂芳曰：「你打吾先行官是爾？」哪吒大喝一聲：「匹夫！說你善能呼名落馬，特來擒爾！」把鎗一晃，來取桂芳。急架相迎，輪馬相交，雙鎗並舉，好場惡殺。一個是蓮花化身靈珠子，一個是封神榜上一喪門。有賦爲證：

征雲籠宇宙，殺氣繞乾坤；這一個展鋼鎗要安社稷，那一個踏雙輪發手無存。這一個爲江山以身報國，那一個爭世界豈肯輕論。這個似金鼉攪海，那個似大蟒翻身。幾時纔罷干戈事，老少安康見和平。

話說張桂芳大戰哪吒，三四十回合，哪吒鎗乃太乙仙傳，使開如飛電繞長空，風聲臨玉樹。張桂芳雖是鎗法精熟，也自雄威力敵，不能久戰，隨用法術要擒哪吒。桂芳大呼曰：哪吒不下車來，更待何時？哪吒也吃一驚，把腳踏定二輪，却不得下來；桂芳見叫不下輪來，大驚；老師之秘授，叫語捉將道名拿人，往常響應，今日爲何不准？只得再叫一聲，哪吒只是不理；連叫三聲，哪吒大罵：「失時匹夫！我不下來，憑我，難道你強叫我下來？」張桂芳大怒，努力死戰。哪吒把鎗緊一緊，似銀龍翻海底，瑞雪滿空飛。只殺得張桂芳

力盡筋疲，遍身汗流，哪吒把乾坤圈飛起來打，不知張桂芳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子牙設計，令晁雷誑家眷，原是平常家數，無甚精奇，而聞太師之中計，亦是理之可信者。但係兩家敵國，須要檢點精察，不然以千里懸度，不爲其所欺者，幾希！忽畧之過，聞仲不能辭其責矣。

第二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子牙初返玉京來，遙見瓊樓香霧開，綠水流殘人世夢，青山消盡帝王才。
軍民有難干戈動，將士多災異術催，無奈封神天意定，岐山方去築新臺。
話說哪吒一乾坤圈把張桂芳左臂打得筋斷骨折，馬上晃了三四晃，不曾閃下馬來；哪吒得勝進城，探馬報入相府，令哪吒來見。子牙問曰：與張桂芳見陣，勝負如何？哪吒曰：被弟子乾坤圈打傷左臂，敗進營裏去了。子牙又問：可曾叫你名字？哪吒曰：桂芳連叫三次，弟子不曾理他罷了。衆將不知其故，但凡精血成胎者，有三魂七魄，被桂芳叫一聲，魂魄不居一體，散在各方，自然落馬。哪吒乃蓮花化身，週身俱是蓮花，那裏有三魂七魄，故此不得叫下輪來。且說張桂芳打傷左臂，先行官風林又被打傷，不能動履，只得差官用告急文書往朝歌，見聞太師求援不表。且說子牙在府內，自思哪吒雖則

取勝恐後面朝歌調動大隊人馬，有累西土。子牙沐浴更衣，來見武王。朝見畢，武王曰：相父見孤，有何緊事？子牙曰：臣辭主公，往崑崙山去一遭。武王曰：兵臨城下，將至濠邊，國內無人，相父不可逗留高山，使孤盼望。子牙曰：臣此去多則三朝，少則兩日，即時就回。武王許之。子牙出朝回相府，對哪吒曰：你與武吉好生守城，不必與張桂芳廝殺。待我回來，再作區處。哪吒領命。子牙分付已畢，隨駕土遁往崑崙山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玄裏玄空玄內空，妙中妙法妙無窮；
五行道術非凡術，一陣青風至玉宮。

話說子牙縱土遁，到得麒麟崖，落下土遁，見崑崙光景，嗟嘆不已。自想：一離此山，不覺十年；如今又至，風景又覺一新。子牙不勝眷戀，怎見得山好：

烟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千株老柏帶雨，滿山青染；萬節修篁含烟，一徑色蒼蒼。門外奇花布錦，橋邊瑤草生香。嶺上蟠桃紅錦爛，洞門茸草翠絲長。時聞仙鶴淚，每見瑞鸞翔。仙鶴淚時，聲振九臯霄漢遠；瑞鸞翔處，毛輝五色彩雲光。白鹿玄猿時隱現，青獅白象任行藏。細觀靈福地，果乃勝天堂。

子牙上崑崙，過了麒麟崖，行至玉虛宮，不敢擅入；在宮前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來。子牙曰：白鶴童兒，與吾通報。白鶴童子見是子牙，忙入宮至八卦臺下，跪而啓曰：姜

尙在外聽候玉旨。元始點首：正要他來。童兒出宮，口稱師叔。老爺有請。子牙至臺下，倒身拜伏。弟子姜尙願老師父聖壽無疆。元始曰：你今上山，正好命南極仙翁取封神榜，與你可往岐山，造一封神臺。臺上張掛封神榜，把你的一生事，俱完畢了。子牙跪而告曰：今有張桂芳，以左道傍門之術，征伐西岐。弟子道理微末，不能治伏。望老師大發慈悲，提拔弟子。元始曰：你爲人間宰相，受享國祿，稱爲相父。凡間之事，我貧道怎管得你盡的？西岐乃有德之人坐守，你怕左道傍門，事到危急之處，自有高人相輔。此事不必問我，你去罷。子牙不敢再問，只得出宮，纔出宮門首，白鶴童兒叫曰：師叔，老爺請你。子牙聽得急忙，回至八卦臺下跪了。元始曰：此去但凡有人叫你的，不可應他。若是應他，有三十六路征伐。你東海還有一人等你，務要小心，你去罷。子牙出宮，有南極仙翁送子牙。子牙曰：師兄，我上山參謁老師，懇求指點，以退張桂芳。老師不肯慈悲，奈何奈何？南極仙翁曰：上天數定，終不能移。只是有人叫你，切不可應他。着實要緊，我不得遠送你了。子牙捧定封神榜，往前行至麒麟崖，纔駕土遁。腦後有人叫：姜子牙。子牙曰：當真有人，今不可應他。後邊又叫：子牙公，也不應。又叫：姜丞相，也不應。連聲叫三五次，見子牙不應。那人大叫曰：姜尙，你太薄情而忘舊也！你今就做丞相，位極人臣，獨不思在玉

虛宮與你學道四十年，今日連呼你數次，應也不應。子牙聽得如此言語，只得回頭看時，見一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

頭上青巾一字標，迎風大袖襯輕綃；麻鞋足下生雲霧，寶劍光華透九霄。

葫蘆裏面長生術，胸內玄機隱六韜；跨虎登山隨地走，三山五嶽任逍遙。

話說子牙一看，原來是師弟申公豹。子牙曰：兄弟，吾不知是你叫我，我只因師尊分付，但有人叫我，切不可應他。我故此不曾答應，得罪了申公豹。問曰：師兄手裏拿着是甚麼東西？子牙曰：是封神榜。申公豹曰：那裏去？子牙道：往西岐造封神臺，上面張掛。申公豹曰：師兄，你如今保那個？子牙笑曰：賢弟，你說混話。我在西岐，身居相位，文王託孤與我，立武王三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八百諸侯，悅而歸周。吾今保武王滅紂王，正應上天垂象，豈不知風鳴岐山，兆應真命之主？今武王德配堯舜，仁合天心，況成湯王氣黯然，此一傳而盡。賢弟反問，却是爲何？申公豹曰：你說成湯王氣已盡，我如今下山保成湯，扶紂王。子牙，你要扶周，總要你掣肘。子牙曰：賢弟，你說那裏話？師尊嚴命，怎敢有違？申公豹曰：子牙，我有一言奉稟你聽：我說有一全美之法，到不如同我保紂滅周。一來，你我弟兄同心合意，二來，你我弟兄又不至參商。此不是兩全之道？你意下如何？子牙

正色言曰：兄弟言之差矣！今聽賢弟之言，反違師尊之命，況係天命，人豈敢逆？決無此理。兄弟請了。申公豹怒色曰：姜子牙，料你保周，你有多大本領？道行不過四十年而已！你且聽我道來，有詩爲證：

鍊就五行真妙訣，移山倒海更通玄；
降龍伏虎隨吾意，跨鶴乘鸞入九天。

紫氣飛昇千萬丈，喜時火內種金蓮；
足踏霞光閒戲耍，逍遙也過幾千年。

話說子牙曰：你的功夫是你得，我的功夫是我得，豈在年數之多寡？申公豹曰：姜子牙，你不過五行之術，倒海移山而已；你怎比得我？似我將首級取將下來，往空中一擲，遍遊千萬里；紅雲托接，復入頸項上，依舊還元返本，又復能言。似此等道術，不枉學道一場；你有何能，敢保周滅紂，你依我燒了封神榜，同吾往朝歌，亦不失丞相之位。子牙被申公豹所惑，暗想：人的頭，乃六陽之首；勿將下來，遊千萬里，復入頸項上，還能復舊。有這樣的法術，自是稀罕。乃曰：兄弟，你把頭取下來，果能如此，起在空中，復能依舊；我便把封神榜燒了，同你往朝歌去。申公豹曰：不可失信。子牙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重若泰山，豈有失信之理？申公豹去了道巾，執劍在手；左手提住青絲，右手將劍一刎，把頭割將下來，其身不倒。復將頭望空中一擲，那顆頭盤盤旋旋，只管上去了。子牙乃忠厚君。

子，仰面呆看其頭盤旋，只見一些黑影。不說子牙受惑，且說南極仙翁送子牙，不曾進宮去，在宮門前少憩片時，只見申公豹乘虎趕子牙，趕至麒麟崖前，指手畫腳講論。又見申公豹的頭，遊在空中。仙翁曰：子牙乃忠厚君子，顯些兒被這孽障惑了。忙喚白鶴童兒在那裏？童子答曰：弟子在此。你快化一隻白鶴，把申公豹的頭銜了，往南海走走來。童子得法旨，便化鶴飛起，把申公豹的頭銜着，往南海去了。有詩爲證：

左道旁門惑子牙，

仙翁妙算更無差；

邀仙全在申公豹，

四九兵來亂如麻。

話說子牙仰面觀頭，忽見白鶴銜去，子牙頓足大呼：這孽障！怎的把頭銜去了？不知南極仙翁從後來，把子牙後心一巴掌，子牙回頭看時，乃是南極仙翁。子牙忙問曰：道兄你爲何又來？仙翁指子牙曰：你原來是個獸子！申公豹乃左道之人，此乃些小幻術，你也當真！只用一時三刻，其頭不到頸上，自然冒血而死。師尊分付，你不要應人，你爲何又應他？你應他不打緊，有三十六路兵馬來伐你。方纔我在玉虛宮門前，看着你和他講話，他將此術惑你，你就要燒封神榜，偷然燒了此榜，怎麼了？我故叫白鶴童兒，化一隻仙鶴，銜了他的頭往南海去；過了一時三刻，死了這孽障，你纔無患。子牙曰：道兄，你既知道可以饒了他罷。道心無處不慈悲，憐恤他多年道行，數載功夫，丹成九轉，龍交

虎成，真爲可惜！南極仙翁曰：你饒了他，他不饒你；那時三十六路兵來伐你，莫要懊悔。子牙就說：後面有兵來伐我，我怎肯忘了慈悲，先行不仁不義？不言子牙哀求南極仙翁，且說申公豹被仙鶴銜去了頭，不得還轉，心內焦燥，走一時三刻，血出卽死。左難右難，且說子牙懇求了仙翁，仙翁把手一招，只見白鶴童子把嘴一張，放下申公豹的頭，落將下來。不意着忙了，把臉落的朝着背脊；申公豹忙把手端着耳朵一磨，纔磨正了，把眼睜開，看見南極仙翁站立。仙翁大喝一聲：你這死孽障！你把左道惑弄姜子牙，使他燒燬封神榜，令姜子牙保紂滅周，這是何說？該拿到玉虛宮見掌教老師去纔好。叱了一聲：還不退去！姜子牙你好生去罷。申公豹慚愧，不敢回言；上了白額虎，指子牙道：你去，我叫你西岐頃刻成血海，白骨積如山！申公豹恨恨而去，不表。話說子牙捧封神榜，駕土遁往東海來；正行之際，飄飄的落在一座山上。那山玲瓏剔透，古怪崎嶇，峯高嶺峻，雲霧相連，近於海島，有詩爲證：

海島峯高起怪雲，崖傍檜柏翠氤氳；
巒頭風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軍。

異草奇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紛紛；
靈芝結就清靈地，眞是蓬萊迥不羣。

話說子牙貪看此山景物，堪描堪畫；我怎能了却紅塵？來到此間，蒲團靜坐，朗誦黃庭，

方是吾心之願。話未了，只見海水翻波，旋風四起；風逞浪浪，翻雪練，水起波波，滾雷鳴。霎時間雲霧相連，陰雲四合，籠罩山峯。子牙大驚曰：怪哉！怪哉！正看間，見巨浪分開，現一人赤條條的，大叫大仙，遊魂埋沒千載，未得脫體；前日清虛道德真君符命，言今日今時，法師經過，使遊魂伺候。望法師大展威光，普濟遊魂，超出烟波，拔離苦海，洪恩萬載。子牙仗着膽子，問曰：你是誰？在此興波作浪，有甚沉寃，實實道來？那物曰：遊魂乃軒轅黃帝總兵官柏鑑也。因大破蚩尤，被火器打入海中，千年未能出劫。萬望法師指超福地，恩同泰山。子牙曰：你乃柏鑑，聽吾玉虛法牒，隨往西岐山去候用。把手一放，五雷響亮，振開迷關，速超神道。柏鑑現身拜謝，子牙大喜，隨駕土遁往西岐山來。霎時風響，來到山前，只聽狂風大作，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

細微微播土塵，無形過樹透荆榛；
太公仔細觀何物，却似朝歌五路神。

當時子牙一看，原來是五路神來接，大呼曰：昔在朝歌，蒙恩師發落，往西岐山伺候；今知恩師駕過，特來遠接。子牙曰：吾擇吉日，起造封神臺，用柏鑑監造；若是造完，將榜張掛，吾自有妙用。子牙分付柏鑑：你就在此督造，待臺完，吾來開榜。五路神同柏鑑領法旨，在西岐造臺。子牙回西岐至相府，武吉哪吒迎接，至殿中坐下，就問張桂芳可曾來。

擲戰？武吉回曰：不曾。子牙往朝中見武王回旨，武王宣子牙至殿前，行禮畢，武王曰：相父往崑崙事體何如？子牙只得模糊答應，把張桂芳事掩蓋，不敢泄漏天機。武王曰：相父爲孤勞苦，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爲國，當得如此，豈憚勞苦？武王傳旨設宴，與子牙共飲數杯。子牙謝恩回府。次日，點鼓聚將參謁畢，子牙傳令衆將官領簡貼，先令黃飛虎領令箭，哪吒領令箭，又令辛甲辛免領令箭。子牙發放已畢，且說張桂芳被哪吒打傷臂膊，正在營中保養，傷痕專候朝歌援兵；不知子牙却營。二更時分，只聽得一聲炮響，喊聲齊起，震動山岳，慌忙披掛上馬，風林也上了馬。及至出營，遍地周兵，燈球火把，照耀天地通紅，喊殺連聲，山搖地動。只見轅門哪吒登風火輪，搖火尖鎗，沖殺而來，勢如猛虎；張桂芳見是哪吒，不戰自走。風林在左營，見黃飛虎騎五色神牛，使鎗沖殺進來；風林大怒，好反叛賊臣！焉敢夤夜却營？自取死也。縱青驃馬，使兩根狼牙棒，來取飛虎，牛馬相逢，夜間混戰。且說辛甲辛免往右營沖殺，營內無將抵當，任意縱橫；只殺到後寨，見周紀南宮适監在陷車中，忙殺開紂兵，打開陷車，救出二將，步行搶得利刃在手。只殺得天崩地裂，鬼哭神愁；裏外夾攻，如何抵當？張桂芳與風林見不是勢頭，只得帶傷逃歸，遍野屍橫，滿地血水成流，三軍叫苦，棄鼓丟鑼，自己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張

桂芳連夜敗走，至西岐山收拾敗殘人馬。風林上帳，與主將議事。桂芳曰：「吾自來提兵，未嘗有此一敗。今日在西岐，損折許多人馬，心上甚是不樂。忙修告急本章，打進朝歌，速發援兵，共破反叛。」且說子牙收兵，得勝回營，衆將歡騰，齊聲唱凱。正是：

鞍上將軍如猛虎，

得勝小校似飛彪。

話說張桂芳遣官進朝歌，來至太師府下文書。聞太師陞殿，聚將鼓響。衆將參謁，堂候官將張桂芳申文呈上。太師拆開一看，大驚曰：「張桂芳征伐西岐，不能取勝，反損兵折將。老夫須得親征，方克西土。奈因東南兩路屢戰不寧，又見遊魂關總兵竇榮不能取勝。方今賊盜亂生，如之奈何？吾欲去，家國空虛，吾不去，不能克服。只見門人吉立上前言曰：「今國內無人，老師怎麼親征？得不若於三山五岳之中，可邀一二位道友，往西岐協助張桂芳，大事自然可定。何勞老師費心，有傷貴體。只這一句話，斷送修行人兩對封神榜上，且標名，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張桂芳身爲大將，豈有不提防劫寨，以致一敗塗地？其行軍欠嚴之律，桂芳不能辭責，子牙不得專美矣。

又批 子牙雖是忠厚，未免失之於獸。申公豹必欲扭轉而遁，更呆似子牙。南極

仙翁不聽子牙說，彼時只將他頭掣去，免了無限唇舌。

第二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王道從來先施仁，妄加征伐自沉淪；趨名戰士如奔浪，逐劫神仙似斷鱗。

異術奇珍誰個是？爭強圖霸孰爲真？不如閉目深山坐，樂守天真養自身。

話說聞太師聽吉立之言，忽然想起海島道友，拍掌大笑曰：只因事冗雜，終日碌碌；爲這些軍民事務，不得寧暇，把這些道友都忘却了。不是你方纔說起，幾時得海宇清平。分付吉立傳衆將知道：三日不必來見。你與余慶好生看守相府，吾去三兩日就回。太師騎了黑麒麟，挂兩根金鞭，把麒麟頂上角一拍，麒麟四足走起風雲，霎時間遍遊天下。有詩爲證：

四足風雲聲響亮，麟生霧彩映金光；週遊天下須臾至，方顯玄門道術唱。

話說聞太師來至西海九龍島，見那些海浪滔滔，烟波滾滾，把坐騎落在崖前；只見那洞門外，異花奇香般般秀，翠柏青松色色新。正是只有仙家來往處，那許凡人到此間？正看玩時，見一童兒出來，太師問曰：你師父在洞否？童兒答曰：家師在裏面下棋。太師曰：你可通報商都聞太師相訪。童兒進洞來，啓老師曰：商都聞太師相訪，只見四位道

人聽得此言，齊出洞來，大笑曰：聞兄那一陣風兒吹你到此！聞太師一見四人出來，滿面笑容相迎，竟邀至裏面，行禮畢，在蒲團坐下。四位道人曰：聞兄是那裏來？太師答曰：特來進謁。道人曰：吾等避跡荒島之中，有何見諭？特至此地？太師曰：吾受國恩，與先王之託，官居相位，統領朝綱重務，今西岐武王駕下姜尚，乃崑崙門下，仗道欺公，助姬發作反。前差張桂芳領兵征伐，不能取勝，奈因東南又亂，諸侯猖獗，吾欲西征，恐國家空虛，自思無計，愧見道兄，若肯借一臂之力，扶危拯弱，以鋤強暴，實聞仲萬千之幸！頭一位道人答曰：聞兄既來，我貧道前往救援桂芳，大事自然可定。只見第二位道人曰：要去，四人齊去。難道說王兄爲得聞兄，吾等便就不去？聞太師聽罷大喜。此乃是四聖也。是封神榜上之數，頭一位姓王名魔，二位姓楊名森，三位姓高名友乾，四位姓李名興霸，是靈霄殿四將。看官，大抵神道原是神仙做的，只因根行淺薄，不能成正果朝元，故成神道。且說王魔曰：聞兄先回，俺們隨後卽至。聞太師曰：承道兄德意，求卽幸臨，不可濡滯。王魔曰：吾命童兒先將坐騎送往岐山，我們卽來。聞太師上了黑麒麟，回朝歌不表。且說王魔等四人，一齊駕水遁，往朝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五行之內水爲先，不用乘舟不駕船；
大地乾坤頃刻至，碧遊宮內聖人傳。

話說四位道人到朝歌，收了水遁進城，朝歌軍民一見，嚇的魂不附體。王魔戴一字巾，穿水合袍，面如滿月；楊森蓮子籬，似宅頭打扮，穿皂服，面如鍋底，鬚似硃砂，兩道黃眉，高友乾挽雙抓髻，穿大紅服，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撩牙；李興霸戴魚尾金冠，穿淡黃服，面如重棗，一部長髯，俱有一丈五六尺長，晃晃蕩蕩，衆民看見，伸舌咬齒。王魔問百姓曰：聞太師府在那裏？有大膽的答曰：在正南二龍橋就是。四位道人來至相府，太師迎入，施禮畢，傳令擺上酒來，款待四位。左道之內，俱用葷酒，持齋者少。次日，聞太師入朝，見紂王言：臣請得九龍島四位道者，往西岐破武王。紂王曰：太師爲孤佐國，何不請來相見？太師領旨，不一時，領四位道人進殿來。紂王一見，魂不附體，好兇惡像。道人見紂王曰：衲子稽首了。紂王曰：道者平身。傳旨命太師與朕代禮，顯慶殿陪宴。太師領旨，紂王回宮。且說五位在殿歡飲，王魔曰：聞兄待吾等成了功來，再會酒罷，我們去也。四位道人離了朝門，太師送出朝歌，太師自回府中不表。且說四位道人，駕水遁往西岐山來，霎時到了，落下水遁，到張桂芳轅門。探馬報入，有四位道長至轅門候見。張桂芳聞報出營，接入中軍，張桂芳風林參謁。王魔見二將欠身不便，問曰：聞太師請俺們來助你，你想必著傷？風林把臂膊被哪吒打傷之事，說了一遍。王魔曰：與吾看一看。

呀！原來是乾坤圈打的。葫蘆中取一粒丹，口嚼碎了，搽上卽時全愈。桂芳也來求丹，王魔一樣治度。又問西岐姜子牙在那裏？張桂芳曰：此處離西岐七十里，因兵敗至此。王魔曰：快起兵往西岐去。彼時張桂芳傳令，一聲砲響，三軍吶喊，殺奔西岐。東門下寨。子牙在相府，正議連日張桂芳敗兵之事，探馬忙報來。張桂芳起兵在東門安營。子牙與衆將官言曰：張桂芳此來，必求有援兵在營，各要小心。衆將得令，且說王魔在帳中坐下，對張桂芳曰：你明日出陣前，坐名要姜子牙出來；吾等俱隱在旗旛腳下，待他出來。我們好會他。楊森曰：張桂芳風林，你把這符貼在你的馬鞍韉上，各有話說。我們的坐騎，乃是奇獸，戰馬見了，骨軟筋酥，焉能站立？二將領命，且說次日張桂芳全裝甲冑，上馬至城下，坐名只要姜子牙答話。報馬進相府，報張桂芳請丞相答話。子牙見張桂芳又來索戰，傳令擺五方隊伍出城，炮聲響亮，城門大開。

只見青旛招展，一池荷葉舞清風；素帶施張，滿苑梨花飛瑞雪。紅旛閃灼，燒山烈火一般同；皂蓋飄搖，烏雲蓋住鐵山頂。杏黃旗麾，動護中軍；戰將英雄如猛虎，兩邊擺列衆英豪。

話說寶纛旗下，子牙騎青鬃馬，手提寶劍；桂芳一馬當先，子牙曰：敗軍之將又有何面

目至此。張桂芳曰：勝敗兵家常事，何得爲愧？今非昔比，不可欺敵。言還未畢，只聽得後面鼓響，旗旛開處，走出四樣異獸。王魔騎狴犴，楊森騎狻猊，高友乾騎的是花斑豹，李興霸騎的是猓獐。四獸沖出陣來，子牙兩邊戰將都跌翻下馬，連子牙撞下鞍韉。這些戰馬，經不起那異獸惡氣沖來，獸馬都骨軟筋酥。內中只是哪吒風火輪，不能搖動；黃虎飛騎五色神牛，不曾挫銳。以下都跌下馬來。四道人見子牙跌得冠斜袍亂，大笑不止。大呼曰：不要慌，慢慢起來！子牙忙整衣冠，再一看時，見四位道人好兇惡之相，臉分青白紅黑，各騎古怪異獸。子牙打稽首曰：四位道兄，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此間，有何分付？王魔曰：姜子牙，吾乃九龍島煉氣道者，王魔、楊森、高友乾、李興霸也。你我俱是道門，只因聞太師相招，特地到此；我等莫非與子牙解圍，並無他意。不知子牙可依得貧道三件事情？子牙曰：道兄分付，莫說三件，便三十件，可以依得；但說無妨。王魔曰：頭一件，要武王稱臣。子牙曰：道兄差矣！吾主公武王，原是商臣，奉法守公，並無欺上，何不可之有？王魔曰：第二件，開了庫藏，給散三軍賞賜。第三件，將黃飛虎送出城，與張桂芳解回朝歌。你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分付，極是明白；容尙回城，三日後作表，煩道兄帶回朝歌謝恩，再無他議。兩邊舉手請了，正是：

且將三軍權依允，二上崑崙走一遭。

話說子牙同衆將進城，入相府，陞殿坐下；只見武成王也跪下曰：請丞相將我父子解送桂芳行營，免累武王。子牙忙扶起曰：黃將軍，方纔三件事，乃權宜暫允他，非有他意；彼騎的俱是怪獸，衆將未戰，先自落馬，挫動銳氣，故此將機就計，且進城再作區處。黃將軍謝了子牙，衆將散訖，子牙乃香湯沐浴，分付武吉哪吒防守。子牙駕土遁二上崑崙，往玉虛宮而來。有詩爲證：

道術傳來按五行，不登霧彩最輕盈，須臾飛過扶桑徑，咫尺行來至玉京。
且說子牙到了玉虛宮，不敢擅入，候白鶴童兒出來，子牙曰：白鶴童兒通報一聲。白鶴童兒至碧遊床，跪而言曰：啟老爺，師叔姜尙在宮外候法旨。元始分付進來，子牙進宮，倒身下拜。元始曰：九宮島王魔等四人，在西岐伐你，他騎的四獸，你未曾知道，此物乃萬獸朝蒼之時，種種各別，龍生九種，色相不同。白鶴童兒，你往桃花園裏，把我的坐騎牽來。白鶴童兒往桃園內，牽了四不相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麟頭豸尾體如龍，足踏祥光至九重，四海九州隨意遍，三山五嶽霎時逢。
童兒把四不相牽至，元始曰：姜尙，也是你四十年修行之功，與吾代理封神，吾今把此

獸與你，騎往西岐，好會三山五嶽四瀆之中，奇異之物。又命南極仙翁，取一木鞭，長三尺六寸五分，有二十六節，每一節有四道符印，共八十四道符印，名曰打神鞭。子牙跪而接受，又拜懇曰：望老師大發慈悲。元始曰：你此一去，往北過海，還有一人等你；吾今將此中央戊己之旗付你，旗內有簡，臨迫之際，當看此簡，便知端的。子牙叩首辭別，出玉虛宮；南極仙翁送子牙至麒麟崖，子牙上了四不相，把頂上角一拍，那獸一道紅光起去，鈴聲響亮，往西岐來。正行之間，那四不相飄飄落在一座山上；那山近連海島，怎見得好山：

千峯排戟，萬仞開屏；日映嵐光明返照，雨收岱色冷含烟。藤纏老樹，雀舌危岩；奇花瑤草，修竹喬松。幽鳥啼聲近，滔滔海浪鳴。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岩苔蘚生；起伏巒頭龍脈好，必有高人隱姓名。

話說子牙看罷山景，只見山脚下一股怪雲捲起，雲過處生風；風響處見一物，好生蹊蹺古怪，怎見得：

頭似駝猱獍兇惡，項似鵝挺折梟雄；鬚似蝦或上或下，耳似牛凸暴雙睛。身似魚光輝燦爛，手似鷹電閃鋼鈎；足似虎鑽山跳澗，龍分種降下異形。探天地靈氣，受日月

精英；發手運石多玄妙，口吐人言蓋世無。龍與豹交真可羨，來扶明主助皇圖。

話說子牙一見，魂不附體，嚇了一身冷汗。那物大叫一聲曰：「但吃姜尙一塊肉，延壽一千年！子牙聽罷，原來是要吃我的。那東西又一跳將來，叫姜尙，我要吃你。」子牙曰：「吾與你無隙無仇，何爲要吃我？」妖怪答曰：「你休想逃脫，今日之厄。」子牙把杏黃旗輕輕展開，看那簡貼，原來如此。子牙曰：「孽障！我若該是你口裏食，料應難免；你只把我杏黃旗兒拔起來，我就與你吃，拔不起來，怨你的命。」子牙把旗望地上一戳，那旗長有二丈有餘；那妖怪伸手來拔，拔不起來，兩隻手拔也拔不起來，用陰陽手拔也拔不起來。便將雙手扳到旗根底下，把頭頸子掙的老長的，也拔不起來。子牙把手望空中一撒，五雷正法，雷火交加，一聲響，嚇的那東西要放手，不意把手長在旗上了。子牙喝一聲：「好孽障！吃我一劍！」那物叫曰：「上仙饒命！念吾不識上仙玄妙，此乃申公豹害了我。」子牙聽說申公豹的名字，子牙問曰：「你要吃我，與申公豹何干？」妖怪答曰：「上仙，吾乃龍鬚虎也；自少昊時生我，採天地靈氣，受陰陽精華，已成不死之身。前日申公豹往此處過，說今日今時姜子牙過時，若吃他一塊肉，延壽萬載；故此一時愚昧，大膽欺心，冒犯上仙，不知上仙道高德隆。自古是慈悲道德，可憐念我千年辛苦，修開十二重樓，若赦一生，萬年感

德子牙曰：據你所言，你拜吾爲師，我就饒你。龍鬚虎曰：願拜老爺爲師。子牙曰：既然如此，你閉了目。龍鬚虎閉目，只聽得空中一聲雷響，龍鬚虎雙手離開，倒身下拜。子牙在北海收了龍鬚虎爲門徒。子牙問曰：你在此山，可曾學得些道術？龍鬚虎答曰：弟子發手有石，隨手放開，便有磨盤大；石頭如飛蝗驟雨，打的滿山灰土迷天，隨發隨應。子牙大喜道：此人用之劫營，到處可以成功。子牙收了杏黃旗，隨帶龍鬚虎，上了四不相，還往西岐城，落下坐騎，來至相府。衆將迎接，猛見龍鬚虎在子牙後邊，衆將吃了一驚道：姜丞相惹了邪氣來了！子牙見衆將猜疑，笑曰：此是北海龍鬚虎也，乃是我收來門徒。衆將進相府，參謁已畢，子牙問城外消息，武吉曰：城外不見動靜。子牙傳令預備交戰。且說張桂芳在營，五日不見子牙出城來，犒賞三軍，把黃飛虎父子解到營裏來，乃對四位道人曰：老師，姜尙五日不見消息，其中莫非有詐？王魔曰：他既依允，難道失信於我等；管教他西岐城血滿城池，尸成山嶽。又過二日，楊森對王魔曰：道兄，姜子牙至八日還不出來，我們出去會他，問個端的。張桂芳曰：姜尙那日見勢不好，將言俯就，姜尙外似忠誠，內懷奸詐。楊森曰：既如此，我等出去；若是誘哄我等，我們只消一陣成功，早與你班師回去。風林傳下令去，一聲炮響，三軍吶喊，殺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馬忙報入

相府子牙帶哪吒龍鬚虎武成王，騎四不相出城。王魔一見大怒道：「好姜尚，你前日跌下馬去，却原來往崑崙山借四不相，要與俺們見個雌雄。把狴犴一磕，執劍來取子牙。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搖火尖鎗，大叫：『王魔休得傷吾師叔！』」冲殺過來，輪獸相交，鎗劍並舉，好場大戰，怎見得：

兩陣上旛搖擂戰鼓，劍鎗交加霞光吐；鎗是乾元秘授來，劍法仙傳多威武。哪吒發怒性剛強，王魔寶劍誰敢阻？哪吒是乾元山上寶和珍，王魔一心要把成湯輔。鎗劍並舉沒遮攔，只殺得兩邊兒郎尋鬪賭。

話說二將大戰，哪吒使發了那一條鎗，與王魔力敵。正戰間，楊森騎着狻猊，見哪吒鎗來得利害，劍乃短家伙，招架不開。楊森在豹皮囊中，取一粒開天珠，劈面打來，正中哪吒，打翻下風火輪去。王魔急來取首級，早有武成王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把鎗一擺，冲將過來，救了哪吒。王魔復戰飛虎，楊森二發奇珠，黃飛虎乃是馬上將軍，怎經得一珠打下坐騎來。早被龍鬚虎大叫曰：「莫傷吾大將，我來了！」王魔一見大驚，是個甚麼妖精出來？怎見得：

古怪蹊蹺相，頭大頸子長；獨足只是跳，眼內吐金光。身上鱗甲現，兩手似純鋼；鍊成

奇異術，發手石頭強。但逢龍鬚虎，不死也着傷。

頭說高友乾騎着花斑豹，見龍鬚虎兇惡，忙取混元寶珠劈臉打來；正中龍鬚虎的膊子，打的扭着頭跳，左右救回黃飛虎。王魔楊森二騎來擒子牙，子牙只得將劍招架，來往冲殺；子牙左右無佐，三將着傷，救回去了。不防李興霸把劈地珠照子牙打來，正中前心；子牙嚙呀一聲，幾乎墜騎，帶四不相望北海上逃走。王魔曰：待吾去拿了姜尙來趕子牙，似飛雲捲風，如弩箭離弦；子牙雖是傷了前心，聽得後面趕來，把四不相的角一拍，起在空中。王魔笑曰：總是道門之術，休欺我不會騰雲。把狻狂一拍，也是在空中，隨後趕來。子牙在西岐有七死三災，此是遇四聖頭一死。王魔見趕不上子牙，復取開天珠，望後心一下，把子牙打下坐騎來，骨淥淥滾下山坡，仰面朝天打死了，四不相站立在傍。王魔下騎來取子牙首級，忽然聽是半山中作歌而來：

野水清風拂拂，

池中水面花飄；

借問安居何處，

白雲深處爲家。

話說王魔聽歌看時，乃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王魔曰：道兄來此何事？廣法天尊答曰：王道友，姜子牙害不得；貧道奉玉虛宮符命，在此久等多時。只因五事相湊，故命子牙下山：一則，成湯氣數已盡；二則，西岐真主降臨；三則，吾闡教犯了殺戒；四則，姜

子牙該享人間福祿，身膺將相之權，五則與玉虛宮代理封神道友，你截教中逍遙自在，無拘無束，爲甚麼惡氣紛紛，雄心糾糾？可知道你那碧遊宮上有兩句說得好：

緊閉洞門，靜誦黃庭三兩卷；

身投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

你把姜尚打死，雖死還有回生時候。道友依我，你好生回去，這還是一月未缺，若不聽吾言，致生後悔。王魔曰：文殊廣法天尊，你好大話！我和你一樣道門，怎言月缺難圓？難道你有名師，我無教主？王魔動了無名之火，持劍在手，惡狠狠來取文殊廣法天尊。只見天尊後面有一道童，挽抓髻，穿淡黃服，大叫：王魔少待行兇，我來了！我乃文殊廣法天尊門徒金吒是也。提劍直取王魔，手中劍對面交還，來往盤旋，惡神廝殺。有詩爲證：

來往交還劍吐光，二神鬪戰五龍崗；
行深行淺皆由命，方知天意滅成湯。

話說王魔金吒惡戰山下，文殊廣法天尊取出一物，此寶在玄門爲遁龍樁，後在釋門爲七寶金蓮，上有三個金圈，往上一舉，落將下來；王魔急難逃脫，頸子上一圈，腰上一圈，足下一圈，直立的靠定此樁。金吒見寶縛了王魔，手起劍落，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聞太師自己不動身，又送四個人死，雖然如此，也是他四人要尋事做，不

肯靜坐深山，保守天真，致此。

又批：子牙遇王魔已被打死，幸得文殊救免，雖死而實未曾死。如此等死法，便是百死無妨；只恐今人學此方法，便是斷根絕命。

第二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四聖無端欲逆天，仗他異術弄狂顛。西來有分封神客，北伐方知正果仙。幾許雄才消此地，無邊惡孽造前愆。雪飛七月冰千尺，尤費顛連喪九泉。

話說金吒一劍，把王魔斬了；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柏鑑，用百靈幡引進去了。廣法天尊收了此寶，望崑崙下拜。弟子開了殺戒，命金吒把子牙背負上山，將丹藥用水研開，灌入子牙口內；不一時子牙醒回，看見廣法天尊曰：道兄，我如何於此處相會？天尊笑曰：原是天意，定該如此，不由人耳。過了一二時辰，命金吒你同師叔下山，協助西土；我不久也要來。扶子牙上了四不相，回西岐。廣法天尊將土掩了王魔尸骸不表。且說西岐城，不見姜丞相，衆將慌張；武王親至相府，差探馬各處找尋。子牙同金吒至西岐，衆將同武王齊出相府；子牙下騎，武王曰：相父兵敗何處？孤心甚是不安。子牙曰：老臣若非金吒師徒，決不能生還矣！金吒參謁武王，會了哪吒，二人自在一處。子牙進

府調理。且說成湯營裏，楊森見王魔得勝，追趕子牙，至晚不見回來。楊森疑惑，怎麼不見回來，慌忙袖中一算，大叫一聲：罷了！高友乾、李興霸齊問原由。楊森怒曰：可惜千年道行，一旦死於五龍山！三位道人怒髮冲冠，一夜不安。次日，上騎城下搦戰，只要子牙出來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着傷未愈。只見金吒曰：師叔既有弟子在此保護，出城定要成功。子牙從計，上騎開城。見三位道人，咬牙大罵曰：好姜尚，殺吾道兄，勢不兩立。三騎齊出來戰子牙，傍有金吒、哪吒二人，金吒兩口寶劍，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抵敵五人交兵。只殺得靄靄紅雲籠宇宙，騰騰殺氣照山河。子牙暗想：吾師所賜打神鞭，何不祭起？子牙將神鞭丟起空中，只聽雷鳴火電，正中高友乾頂上，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非命。一魂已入封神臺去了。楊森見高道兄已亡，吼一聲來奔子牙，不防哪吒將乾坤圈丟起，楊森方欲收此寶，被金吒將遁龍椿祭起，遁住楊森，早被金吒一劍揮爲兩段。一道靈魂也進封神臺去了。張桂芳、風林見二位道長身亡，桂芳使鎗，風林使狼牙棒，冲殺過來。李興霸騎猱提方楞鎗殺來，金吒步戰，哪吒使一根鎗，兩家混戰。只聽西岐城裏一聲炮響，走出一員小將，還是一個光頭兒，銀冠銀甲，白馬長鎗。此乃黃飛虎第四子黃天祥，走馬殺到軍前，耀武揚威，勇貫三軍，鎗法如驟雨。天祥刺斜裏

一鎗把風林挑下馬來，一魂也進封神臺去了。張桂芳料不能取勝，敗進行營。李興霸上帳，自思：吾四人前來助你，不料今日失利，喪吾三位道兄，你可修文書速報聞兄，使發兵救援，以泄今日之恨。張桂芳依言，忙作告急文書，差官星夜進朝，歌不表。且說姜子牙得勝回西岐，陞銀安殿，衆將報功。子牙羨黃天祥走馬鎗挑風林，金吒曰：師叔今日之勝，不可停留；明日會戰，一陣成功。張桂芳可破也。子牙曰：善。次日，子牙點衆將出城，三軍吶喊，軍威大振，坐名要張桂芳。桂芳聽報曰：吾自來提兵，未曾挫銳；今日反被小人欺侮，氣殺我也！忙上馬布開陣勢，到轅門，指子牙大喝曰：反賊怎敢欺侮天朝？元帥與你立見雌雄。縱馬持鎗殺來。姜子牙後面黃天祥出馬，與桂芳雙鎗並舉，一場大戰：

二將坐雕鞍，征夫馬上歡；這一個怒發如雷吼，那一個心頭火一攢。這一個喪門星要扶紂王，那一個天罡星欲保周元。這一個捨性命而安社稷，那一個棄殘生欲正江山；自來惡戰不尋常，轅門幾次鮮紅濺。

話說黃天祥大戰張桂芳三十合未分上下，子牙傳令，點鼓軍中之法，鼓進金止。周營數十騎，左右搶出。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南

宮适辛甲辛免太顛闕天黃明周紀等圍裹上來把張桂芳圍在垓心那張桂芳似弄風猛虎酒醉狂彪抵擋周將全無懼怯且說子牙命金吒道你去戰李興霸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金吒聽命拽步而來李興霸坐在猱獍上見一道童持劍趕來催開猱獍提鎗就打金吒舉寶劍急架相迎未及數合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搖鎗直刺李興霸興霸用鎗急架相還子牙在四不相上方祭打神鞭李興霸見勢不能取勝把猱獍一拍那獸四足騰起風雲逃脫去了哪吒見走了李興霸登輪直殺進桂芳垓心來晁田弟兄二人在馬上大叫曰張桂芳早下馬歸降免爾一死與吾等共享太平張桂芳大罵叛逆匹夫捐軀報國盡命則忠豈若爾輩貪生而損名節也從清晨只殺到午牌時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紂王陛下臣不能報國立功一死以盡臣節自轉鎗一刺桂芳撞下鞍韉一點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引進去了正是

英雄半世成何用？

留得芳名萬世傳。

桂芳已死人馬也有降西岐者也有回關者子牙得勝進城入府上殿各報其功子牙道今日衆將英雄可喜且說李興霸逃脫重圍慌忙疾走李興霸乃四聖之數怎脫得大數猱獍正行飄然落在一山道人見坐騎落下滾鞍下地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尋思

良久吾在九龍島修鍊多年，豈料在西岐有失，愧回海島，羞見道中朋友。如今且往朝歌城去，與聞道兄共議，報今日之恨也。方欲起身，只聽得山上一人唱道：情而來，道人回首一看，原來是一道童。

天使還玄得做仙，做仙隨處靚青天；此言勿謂吾狂妄，得意回時合自然。

話說那道童唱着行來，見李興霸打稽首，道友請了。興霸答禮。道童曰：老師，那一座名山，何處洞府？興霸曰：吾乃九龍島鍊氣士李興霸，因助張桂芳伐西岐失利，在此少坐片時。道童你往那裏來？道童大喜道：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不是別人，我乃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師叔姜子牙，門下立功滅紂。我臨行時，吾師尊說：你要遇着李興霸，捉他去西岐，見子牙爲贖見。豈知恰恰遇你。李興霸大笑曰：好孽障！焉敢欺吾太甚？提鎗劈頭就打。木吒執劍急架忙迎，劍鏢相交，怎見得九宮山大戰：

這一個輕移道步，那一個急轉麻鞋；輕移道步，撒五靶純鋼出鞘；急轉麻鞋，曳兩股寶劍離匣。鏢來劍架，目前斜刺一團花；劍去鏢迎，腦後千塊寒霧滾。一個是肉身成聖，木吒多威武；一個是靈霄殿上，神將逞雄威。些兒眼慢，目下皮肉不完全；條爾手

鬆眼下尸骸分兩段

話說木吒大戰李興霸，木吒背上寶劍兩口，名曰吳鈞，此劍乃干將耶鑢之流，分有雌雄。木吒把左肩一搖，那雄劍起去，橫在空中，磨了一磨，可憐李興霸

千年修鍊全無用。

血染衣襟在九宮。

木吒將興霸尸骸掩了，借土遁往西岐來，進城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命請進。木吒至殿前下拜。子牙問曰：那裏來的？金吒在傍言曰：此是弟子兄弟木吒，在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門下。子牙曰：弟兄三人，齊佐明主，簡編萬年，史冊傳揚不朽。西岐日盛，話說聞太師在朝歌執掌大小國事，其實有條有法。話說汜水關韓榮報入太師府，聞太師拆開一看，拍案大呼曰：道兄，你都爲着何事，死於非命？吾乃位極人臣，受國恩如同泰山，只因國事艱難，使我不敢擅離此地。今見此報，使我痛入骨髓！忙傳令點鼓聚將。只見銀安殿三咚咚響，一千衆將參謁太師。太師曰：前日吾邀九龍島四道友協助張桂芳，不料死了三位，風林陣亡。今與諸將共議，誰爲國家輔張桂芳破西岐？走一遭？言未畢，左軍上將軍魯雄，年紀高大，上殿曰：末將願往。聞太師看時，左軍上將軍魯雄，蒼髯皓首，上殿。太師曰：老將軍年紀高大，猶恐不足成功。魯雄笑曰：太師在

上張桂芳雖是少年當道，用兵恃強，只知己能，顯胸中秘授。風林乃匹夫之才，故此有失身之禍。爲將行兵，先察天時，後觀地利，中曉人和，用之以文，濟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強，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千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十萬之衆，無有不力。範圍曲成，各極其妙，定自然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運用之權，藏不窮之智，此乃爲將之道也。末將一去，便要成功，再副一二參軍，大事自可定矣。太師聞言，魯雄雖老，似有將才；況是忠心，欲點參軍，必得見機明辨的方去得。不若令費仲、尤渾前去亦可。忙傳令命費仲、尤渾爲參軍，軍政司將二臣領至殿前。費仲、尤渾見太師行禮畢，太師曰：「方今張桂芳失機，風林陣亡，魯雄協助，少二名參軍，老夫將二位大夫爲參贊機務，征勦西岐。旋師之日，其功莫大。費尤聽罷，魂魄潛消，忙稟道：「太師在上，職任文家，不諳武事，恐誤國家重務。太師曰：「二位有隨機應變之才，通達事務之智，可以參贊軍機，以襄魯將軍不逮，總是爲朝廷出力；況如今國事艱難，當得輔君爲國，豈可彼此推諉？左右取參軍印來。費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只得掛印，簪花遞酒。太師發銅符，點人馬五萬，協助張桂芳。有詩爲證：

魯雄報國寸心丹，費仲尤渾心膽寒；
夏月行兵難住馬，一籠火傘罩征鞍。

只因國祚生離亂，致有妖氛起禍端。臺造封神將已備，子牙冰凍二讒奸。語說魯雄擇吉日祭寶纛旗，殺牛宰馬不日起兵；魯雄辭過聞太師，放炮起兵。此是夏末秋初，天氣酷暑，三軍鐵甲單衣好難走；馬軍兩汗長流，步卒人人喘息，好熱天氣。三軍一路，怎見得好熱：

萬里乾坤似一輪火傘當中；四野無雲風盡息，八方有熱氣昇空。高山頂上，大海波中，高山頂上，只晒得石裂灰飛；大海波中，蒸熬得波翻浪滾。林中飛鳥，晒脫翎毛，莫想騰空展翅；水底遊魚，蒸翻鱗甲，怎得弄土鑽泥。只晒得磚如燒紅鍋底熱，便是鐵石人身也汗流。三軍一路上，盪滾滾撞天銀磬，甲層層蓋地兵山。軍行如驟雨，馬跳似歡龍；閃翻銀葉甲，撥轉皂雕弓。正是喊聲振動山和澤，天地乾坤似火籠。

話說魯雄人馬出五關，一路行來，有探馬報與魯雄曰：張總兵失機陣亡，首級號令，在西岐東門，請軍令定奪。魯雄聞報，大驚曰：桂芳已死，吾師不必行，權且安營。問前面是甚麼所在，探馬回報：是西岐山。魯雄傳令，茂林深處安營，命軍政司修下文書，報與太師不表。且說子牙自從斬了張桂芳，見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一日，子牙陞相府，有報馬報入府來，西岐山有一枝人馬扎營，子牙已知其詳。前日清福神來報，封神臺已

造完，張掛封神榜；如今正要祭臺，傳令命南宮适、武吉，點五千人馬，往西岐安營，阻塞路口，不放他人馬過來。二將領令，隨卽點人馬出城。一聲炮響，七十里望見岐山一枝人馬，乃成湯號旗，南宮适對陣安下營寨。天氣炎熱，三軍站立不住，空中火傘施張。武吉對南宮适曰：「吾師令我二人出城，此處安營，難爲三軍枯渴，又無樹木遮蓋，恐三軍心有怨言。一宿已過，次日有辛甲至營相見，丞相有令，命把人馬調上岐山頂上去安營。二將聽罷，甚是驚訝；此時天氣熱不可當，還上山去，死之速矣。」辛甲曰：「軍令怎違？只得如此。」二將點兵上山，三軍怕熱，張口喘息，着實難當；又要造飯，取水不便，軍士俱埋怨不題。且言魯雄屯兵在茂林深處，見岐山上有人安營，紂兵大笑。此時天熱，山上安營，不過二日，不戰自死。魯雄只等救兵交戰。至次日，子牙領三千人馬，出城往西岐山來；南宮适、武吉下山，迎接上山，合兵一處。八千人馬，在山上紮起了幔帳，子牙坐下，怎見得好熱，有詩爲證：

太陽眞火鍊塵埃，

烈焰煎熬實可哀；

綠柳青松摧豔色，

飛禽走獸盡罹災。

涼亭上面如烟燎，

水閣之中似火來；

萬里乾坤只一照，

行商旅客苦相含。

話說子牙坐在帳中，令武吉營後築一土臺高三尺，速去築來。武吉領令，西岐辛免，催

見車輛許多飾物，報與子牙。子牙令搬進行營散飾物。衆軍看見，癡呆半晌；子牙點名給散，一名一個棉襖，一個斗笠，領將下去。衆軍笑曰：「吾等穿將起來，死的快了！」且說子牙至晚，武吉回令，土臺造完。子牙上臺披髮仗劍望東崑崙下拜，布罡斗行玄術，念表章發符水，但見：

子牙作法，霎時狂風大作，吼樹穿林；只刮的颯颯灰塵霧迷世界，滑喇喇天摧地塌，驟瀝瀝海沸山崩，檣種響如銅鼓振，衆將校兩眼難睜。一時把金風徹去，無蹤影。三軍正好賭輸贏。

念動玉虛玄妙訣，靈符秘授更無差；驅邪伏魅隨時應，喚雨呼風似滾沙。且說魯雄在帳內，見狂風大作，熱氣全無；大喜曰：「若聞太師點兵出關，正好廝殺。溫和天氣，費仲尤渾曰：天子洪福齊天，故有涼風相助。那風一發勝了，如猛虎一般。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

蕭蕭颯颯透深林，無影無形最駭人；旋起黃沙三萬丈，飛來黑霧百千塵。
穿林倒木真無狀，徹骨生寒豈易論？縱火行凶尤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

話說子牙在岐山布斗，刮三日大風，凜凜似朔風一樣。三軍嘆曰：「天時不正，國家不祥，

故有此異事。過了一兩個時辰，半空中飄飄蕩蕩，落下雪花來。紂兵怨言，吾等單衣鐵甲，怎耐凜冽嚴威？正在那裏埋怨，不一時鵝毛片片，亂舞梨花。好大雪，怎見得：

瀟瀟灑灑，密密層層；瀟瀟灑灑，一似豆楷灰；密密層層，猶如柳絮舞。初起時一片兩片，鵝毛似風捲在空中；次後來千團萬團，梨花如雨打落地下。高山堆疊，獐狐失穴，怎能行；溝澗無蹤，苦殺行人難進步。霎時間，銀妝世界；一會家，粉砌乾坤。客子難沽酒，蒼翁苦覓梅；飄飄蕩蕩裁蝶翅，疊疊層層道路迷。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

魯雄在軍中，對費尤曰：七月秋天，降此大雪，世之罕見。魯雄年邁，怎祭得這等寒冷；費尤二人，亦無計可施。三軍都凍壞了。且說子牙在岐山上，軍中人人穿起綿襖，帶起斗笠；感丞相恩德，無不稱謝。子牙問：雪深幾尺？武吉回話：山頂上深二尺，山脚下風旋下去，深有四五尺。子牙復上土臺，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把空中彤雲散去，現出紅日，當空一輪火傘。霎時間雪都化水，往山下一聲響，水去的急，聚在山凹裏。子牙見日色且勝，有詩爲證：

眞火原來是太陽，
初秋積雪化汪洋；
玉虛秘授無窮妙，
欲凍商兵盡喪亡。

話說子牙見雪消水急，滾湧下山；忙發符印，又刮大風。只見陰雲佈合，把太陽掩了；風狂凜冽，不亞嚴冬。霎時間把岐山凍作一塊汪洋。子牙出營來看，紂營檣桿盡倒，命南宮适、武吉二將帶二十名刀斧手下山，進紂營把首將拿來。二將下山，逕入營中，見三軍凍在水裏，將死者且多。又見魯雄、費仲、尤軍三將在中軍，刀斧手上前擒捉，如同囊中取物一般，把三人捉上山來見子牙。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魯雄談兵，儘有將略，著實好聽；只是沒有交戰，竟被子牙捉去，在費仲、尤軍固無論已；只可惜魯雄一篇議論未見施行，也打在此件之內，未免令人愴腕。蓋專尚道法之時，若無道術，任是真正將材，亦難成功。雖以姜太公之道法，遇聞仲王魔等人，無高人救助，尙且敗死頻聞，而況於魯雄等輩乎！

又批：李興霸已是逃去，畢盡撞著木吒斬了，可見天數已定，更無疎漏。今人畢竟逆天行事，這都是不安義命。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

魔家四將號天王，惟有青雲劍異常；彈動琵琶人已絕，撐開珠傘日無光。
莫言烈焰能焚斃，且說花狐善食強；縱有幾多稀世寶，丙靈一遇命先亡。

話說南宮适武吉將三人拿到轅門通報，子牙命推進來。魯雄站立，費尤二賊跪下。子牙曰：魯雄時務要知，天心要順，天理要明，真假要辨。方今四方知紂稔惡，棄紂歸周，三分有二，何苦逆天，自取殺身之禍。今已被擒，尙有何說？魯雄大喝曰：姜尙，爾曾爲紂臣，職任大夫，今背主求榮，非良傑也！吾今被擒，食君之祿，當死君之難。今日有死而已，又何必多言？子牙命暫監於後營，復到土臺上，布起罡斗，隨把彤雲散了，現出太陽，日色如火一般，把岐山脚下冰，卽刻化了。五萬人馬凍死三五千餘者，逃進五關去了。子牙又命南宮适往西岐城，請武王至岐山。南宮适走馬進城，來見武王，行禮畢，武王曰：相父在岐山，天氣炎熱，陸地無陰，三軍勞苦，卿今來見孤，有何正事？南宮适對曰：臣奉丞相令，請大王駕幸岐山。武王隨同衆文武往岐山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君正臣賢國日昌，武王仁德配陶唐；
漫言冰凍擒軍死，且聽臺城斬將亡。
祭賽封神勞聖主，馳驅國事仗臣良；
古來多少英雄血，爭利圖名盡是傷。

話說武王同衆將往西岐山來，行未及二十里，只見兩邊溝渠之中，冰塊飄浮來往。武王問南宮适，方知冰凍岐山。君臣又行七十里，至岐山。子牙迎武王，武王曰：相父邀孤有何事商議？子牙曰：請大王親祭岐山。武王曰：山川享祭，此爲正禮。乃上山進帳，子牙

設下祭文；武王曰：不知今日祭封神臺。子牙只言祭岐山，排下香案，武王拈香，子牙命將三人推來。武吉將魯雄、費仲、尤渾推至，子牙傳令斬訖，報來，霎時獻三顆首級。武王大驚曰：相父祭山，爲何斬人？子牙曰：此二人乃成湯費仲、尤渾也。武王曰：奸臣理當斬之。子牙與武王回兵西岐，不表。且說清福神將三魂引入封神臺去了。話說魯雄殘兵敗卒，走進關，逃回朝歌。聞太師在府看各處報章，看三山關鄧九公報大敗南伯侯，忽報汜水關韓榮報到，令接上來，拆看開時，頓足叫曰：不料西岐姜尚，這等兇惡，殺死張桂芳，又捉魯雄，號令岐山，大肆猖獗。吾欲親征，奈東南二處未息兵戈，乃問吉立，余慶曰：我如今再遣調何人伐岐？立吉答曰：太師在上，西岐足智多謀，兵精將勇，張桂芳況且失利，九龍島四道者亦且不能取勝。如今可發令牌，命佳夢關魔家四將征伐，庶大功可成。太師聽言喜曰：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惡。忙發令牌，又點左軍大將胡陞、胡雷，交代守關，將令發出，使命領令前行，不覺一日，已至佳夢關。下馬報曰：聞太師有緊急公文。魔家四將接了文書，拆開看罷，大笑曰：太師用兵多年，如今爲何顛倒？料西岐不過是姜尚、黃飛虎等，割雞焉用牛刀？打發來使先回，弟兄四人點精兵十萬，即日興師，與胡陞、胡雷交代府庫錢糧。一應完畢，魔家四將辭了胡陞，一聲炮響，大隊人馬起

行。浩浩蕩蕩，軍聲大振，往西岐而來。怎見得好人馬：

三軍吶喊，旛立五方；刀如秋水，迸寒光，鎗似麻林，初出土。開山斧如同秋月，畫杆戟豹尾飄飄；鞭鑊瓜鎚分，左右長刀短劍，砌龍麟。花腔鼓播，催軍贖將；響陣鑼鳴，令出收兵。拐子馬禦防劫寨，命裝弩準備冲營；中軍帳鈎鑣護守，前後營刁斗分明。臨兵全仗胸中策，用武還依紀法行。

話說魔家四將，人馬曉行夜住，逢州過府，越嶺登山，非止一日；又過了桃花嶺，哨馬報入中軍，啟元帥，兵至西岐北門，請令定奪。魔禮青傳令，安下團營，紮了大寨，三軍放炮安營，吶喊一聲，且說子牙自兵凍岐山，軍威甚盛，將士英雄，天心效順，四方歸心，豪傑雲集。子牙正商議軍情，忽探馬報入相府，魔家四將領兵住紮北門。子牙聚將上殿，共議退兵之策。武成王黃飛虎上前啟曰：丞相在上，佳夢關魔家四將，乃弟兄四人，皆係異人秘授，奇術變幻，大是難敵。長曰魔禮青，長二丈四尺，面如活蟹，鬚如銅線，用一根長鎗，步戰無騎，有秘授寶劍，名曰青雲劍，上有符印，中分四字，地水火風。這風乃黑風，風內有萬千戈矛；若是逢着此風，四肢成爲齧粉。若論火，空中金蛇攪遶，遍地一塊黑烟，蔽掩人目；烈焰燒人，並無遮擋。還有魔禮紅，秘授一把傘，名曰混元傘，傘皆名珠穿

成，有祖母綠，祖母碧，夜明珠，辟塵珠，辟火珠，辟水珠，消涼珠，九曲珠，定顏珠，定風珠；還有珍珠穿成，裝載乾坤四字。這把傘不敢撐，撐開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轉一轉乾坤晃動，還有魔禮海，用一根鎗背上一面琵琶，上有四條弦，也按地水火風，撥動弦聲，風火齊至，如青雲劍一般。還有魔禮壽，用兩根鞭，囊裏有一物，形如白鼠，名曰花狐貂，放出空中，現身似白象，脅生飛翅，食盡世人。若此四人來伐西岐，吾兵恐不能取勝也。子牙曰：將軍何以知之？黃飛虎答曰：此四將昔日在末將麾下，征伐東海，故此曉得。今對丞相，不得不以實告。子牙聽罷，鬱鬱不樂。且言魔禮壽對三弟曰：今奉王命，征勦兇頑，兵至三日，必當爲國立功，不負聞太師之所舉也。魔禮紅曰：明日俺們兄弟齊會姜尚，一陣成功，旋師奏凱。其日弟兄歡飲。次早，炮響鼓鳴，擺開隊伍，立於轅門，請子牙答話。探馬來報：魔家四將請戰。子牙因黃飛虎所說利害，恐將士失利，心下猶豫未決。金吒、木吒、哪吒，在旁口稱師叔，難道依黃將軍所說，我等便不戰罷？所仗福德在周，天意相佑，隨時應變，豈容如此怯戰？子牙猛醒，傳令擺五方旗號，整點諸將校，列成隊伍，出城會戰。怎見得：

兩扇門開，青旛招展；震中殺氣透天庭，素白旗紛紜兌地。征雲從地起，紅旛蕩蕩離

宮；猛火欲燒山，皂帶飄飄坎氣烏雲函上下，杏黃旛磨中央；正道出兵來，金盃將如同猛虎，銀盃將一似獾狼。南宮适似搖頭獅子，武吉似擺尾狻猊；四賢八俊逞英豪，金木二吒持寶劍，龍鬚虎天生異像，武成王斜跨神牛，領首的哪吒英武，掠陣的衆將軒昂。

魔家四將，見子牙出兵有法，紀律森嚴，坐四不相至陣前，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金冠分魚尾，

道服勒霞綃；

童顏並鶴髮，

項下長銀苗。

身騎四不相，

手掛劍鋒梟；

玉虛門下客，

封神立聖朝。

話說子牙出陣前，欠身曰：四位乃魔元帥，魔禮青曰：姜尚，你不守本土，甘心禍亂，而故納叛亡，壞朝廷法紀，殺大臣，號令西岐，深屬不道，是自取滅亡。今天兵至日，尙不倒戈授首，猶自抗拒，直待踐平城垣，俱爲齏粉，那時悔之晚矣。子牙曰：元帥言之差矣！吾等守法奉公，原是商臣，受封西土，豈得稱爲反叛？今朝廷信大臣之言，屢伐西岐，勝敗之事，乃朝廷大臣自取其辱，我等並無一軍一卒，冒犯五關，今汝等反加之罪名，我君臣豈肯舒服？魔禮青大怒曰：孰敢巧言混稱，大臣取辱，獨不思你目下有滅國之禍，放開大步，使鎗來取子牙，左哨上南宮适縱馬舞刀，大喝曰：不要冲吾陣脚，用鋼刀急架

忙迎步馬交兵，刀戟併舉，魔禮紅綽步展方天戟，沖殺而來。子牙隊裏辛甲舉斧來戰，魔禮紅魔禮海搖鎗直殺出來，哪吒登風火輪，搖火尖鎗迎住。二將雙鎗共舉，魔禮壽使兩根鏑，似猛虎搖頭，殺將過來；這壁廂武吉銀盔素鎧，白馬長鎗，接戰陣前。這一場大戰，怎見得：

滿天殺氣，遍地征雲；這陣上三軍威武，那陣上戰將軒昂。南宮适斬將刀似半潭秋水，魔禮青虎頭鎗似一段寒冰；辛甲大斧猶如皓月光輝，魔禮紅畫戟一似金錢豹尾。哪吒發怒抖精神，魔禮海生嗔顯武藝。武吉長鎗颯颯急雨洒殘花，魔禮壽二鏑凜凜冰山飛白雪。四天王忠心佐成湯，諸戰將赤膽扶聖主。兩陣上鑼鼓頻敲，四哨內三軍吶喊。從辰至午，只殺得旭日無光，未末申初，霎時間天昏地暗。有詩爲證：

爲國亡家欲盡忠，只求千載把名封；
捕軀馬革何曾惜，止願皇家建大功。

話說哪吒戰住了魔禮海，把鎗架開，隨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要把魔禮海、魔禮紅看見，忙忙跳出陣外，把混元珍珠傘撐開一晷，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金吒見收兄弟之寶，忙使遁龍椿，又被收將去了。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此鞭只打得神，打不得仙，打不得人。四天王乃是釋門中人，打不得，後一千年纔受香烟，因此上把打神鞭，

也被傘收去了。子牙大驚，魔禮青戰住南宮，把鎗一掩，跳出陣來，把青雲劍一晃，往來三次，黑風捲起，萬千戈矛，一聲響亮，怎見得有詩爲證：

黑風捲起最難當，百萬雄兵盡帶傷；此寶英鋒真利害，銅軍鐵將亦遭殃。

魔禮紅見兄用青雲劍，也把珍珠傘撐開，連轉三四次，咫尺間，黑暗了宇宙，崩塌了乾坤。只見烈烟黑霧，火發無情；金蛇攪遠半空，火光飛騰滿地。怎見得好火，有詩爲證：

萬道金蛇火內滾，黑烟罩體命難存；子牙道術全無用，今日西岐盡敗奔。

話說魔禮海撥動了地水火風琵琶，魔禮壽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現形，如白象一隻，任意食人，張牙舞爪，風火無情。西岐衆將，遭此一敗，三軍盡受其殃；子牙見黑風捲起，烈火飛來，人馬大亂，往後敗下去。魔家四將揮動人馬，往前冲殺；可憐三軍叫苦，戰將着傷，怎見得：

趕上將任從刀劈，乘着勢勦殺三軍；逢刀的連肩拽背，遭火的爛額焦頭。鞍上無人，戰馬拖韁，不管營前和營後；地上屍橫折筋斷骨，怎分南北與東西；人亡馬死，只爲扶王創業；到如今將躲軍逃，止落叫苦連聲無投處。子牙出城齊整，衆將官頂盔貫甲，好似得智狐狸強似虎；到如今只落得哀哀哭哭，歪盔卸甲，猶如退翎鸞鳳。

不如雞死的尸骸暴露，生的逃竄難回，驚天動地，將聲悲號，山泣嶺三軍苦愁雲直上九重天，一派殘兵奔陸地。

話說魔家四將一戰損周兵一萬有餘，戰將損了九員，帶傷者十有八九，子牙坐四不相平空去了，金木二吒遁逃回，哪吒風火輪走了，龍鬚虎借水裏逃生，衆將無術，焉能得脫？子牙敗進城，入相府，點衆將，着傷大半，陣亡者九名，殺死了文王六位殿下，三名副將，子牙傷悼不已，且說魔家四將收兵，掌得勝鼓回營，三軍勇躍，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鐺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話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上帳議取西岐大事。魔禮紅曰：明日點人馬圍城，盡力攻打，指日可破；子牙成擒，武王授首。禮青曰：賢弟言之甚善。次日，進兵圍城，喊聲大振，殺奔城下，坐名請子牙臨陣。探馬報進帥府，子牙傳令，將免戰牌掛在城敵樓上。魔禮青傳令四面架起雲梯，用火炮攻打，甚是危急。且說子牙失利，諸將帶傷，忙領金木二吒、龍鬚虎、哪吒、黃飛虎，不曾帶傷者，上城設灰瓶砲石，火箭火弓，硬弩長鎗，千方守禦，日夜防備。魔家四將見四門攻打，三日不下，反損傷兵卒。魔禮紅曰：暫且退兵，命軍士鳴金退兵回營。當晚兄弟四人商議，姜尚乃崑崙敎下，自善用兵；我們且不可用力攻打，只

可緊困。困得他內無糧草，外無援兵，此城不攻自破矣。禮青曰：賢弟言之有禮，安心困城，不覺困了兩月，四將心中甚是焦燥。聞太師命吾伐西岐，如今將近兩三個月，未能破敵十萬之衆，日費許多錢糧，倘太師嗔怪，體面何存也罷。今晚初更，各將異寶祭於空中，就把西岐旋成渤海，早早奏凱還朝。魔禮壽曰：兄長之言妙甚，各各歡喜，不言兄弟計較停當，且說子牙在相府有事，又見失機，與武成王黃飛虎議退兵之策，忽然猛風大作，把寶纛旛杆一折兩段。子牙大驚，忙焚香把金錢搜求八卦，只嚇得面如土色，隨即沐浴更衣拈香，望崑崙下拜。子牙倒海救西岐，有詩爲證：

玉虛秘授甚精奇，玄內玄中定坎離；
魔家四將施奇寶，子牙倒海救西岐。

話說子牙拔髮仗劍倒海，把西岐罩了，却說玉虛宮元始天尊，知西岐事體，把玻璃瓶中淨水，望西岐一潑，乃三光神水，浮在海水上面。再說魔禮青把青雲劍祭起，地水火風，魔禮紅祭混元珍珠傘，魔禮海撥動琵琶，魔禮壽祭起花狐貂，只見四下裏陰雲布合，冷霧迷空，響若雷鳴，勢如山倒，骨碌碌天崩，滑喇喇地塌，三軍見面心驚，一個個魂迷意怕。兄弟四人各施異術，要成大功，奏凱回朝，只怕你一場空想，正是：

罔費心機空費力，
雪消春水一場空。

且說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樣異寶，直到三更盡，纔收了回營，指望次日回兵。且說子牙借北海水救了西岐，衆將一夜不曾安息；至次日，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依舊現出城來，分毫未動。且說紂營軍校，見西岐城上，草也不會動一根，忙報四位元帥：西岐城全然不曾壞動一角。四將大驚，齊出轅門看時，果然如此；四人無法可施，一策莫展，只得把人馬緊困西岐。且說子牙倒海，救了此危，點將上城，看守非一日；鳥飛兔走，不覺又困兩月。子牙被困，無法退兵；魔家四將英勇倚仗寶貝，焉能取勝？忽有總督糧儲官，見子牙具言：三濟倉缺糧，止可用十日，請丞相定奪。子牙驚曰：兵困城事小，城中缺糧事大，如之奈何？武成王黃飛虎曰：丞相可發告示，與居民富厚者，必積有稻穀，或借三四萬，或五六萬，待退兵之日，加利給還，亦是暫救燃眉之計。子牙曰：不可，吾若出示，民慌軍亂，必有內變之禍；料還有十日之糧，再作區處。子牙不行，不覺又過七八日，子牙算止得二日糧，心下十分着忙，大是憂鬱。那日來了兩位道童，一個穿紅，一個穿青；至相府門上，對門官曰：煩你通報，要見姜師叔。門官啟老爺：有二位道童求見。子牙聞道者來，便命請來。二位道童上殿下拜，口稱師叔。子牙答禮曰：二位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西岐，有何見諭？二道童曰：弟子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弟子，姓韓，雙

名毒龍，這位是姓薛，雙名惡虎，今奉師命，送糧前來。子牙曰：糧在何所？道童曰：弟子隨身帶來。錦囊中取出一箇，獻與子牙。子牙看簡，大喜曰：師尊聖諭，事在危急，自有高人相輔，今果如其言。子牙命道童取糧，道童將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一個斗兒，盛有一斗米，衆將又不敢笑。子牙將斗命韓毒龍親送三濟倉去，再來回話。不一時，毒龍回來見子牙，送去了。不上兩個時辰，管倉官來報，啟丞相三濟倉，連氣樓上都淌出米來。子牙大喜：今事到急處，自有高人來佐佑，此是武王福大。有詩讚曰：

武王仁德祿能昌，增福神祇來助糧；
紫陽洞裏黃天化，西岐盡滅四天王。

話說子牙糧也足，將也多，兵也廣，只沒奈魔家四將奇寶傷人，因此上固守西岐，不敢擅動。且說魔家兄弟，又過了兩個月，將近一年，不能成功。修文書報聞太師，言子牙雖則善戰，今又能守不表。一日，子牙正在相府商議軍情大事，忽報有一過者求見。子牙命請來。這道人帶扇雲冠，穴水合服，腰束絲絛，腳登麻鞋，至簷前下拜，口稱師叔。子牙曰：那裏來的？道人曰：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姓楊名戩，奉師命特來師叔左右聽用。子牙大喜，見楊戩超羣出類，楊戩與衆門人會見過了。武王復來問：城外屯兵者何人？子牙把魔家四將，用的地水火風物件，說了一遍，故此掛免戰牌。楊戩曰：

弟子既來，師叔可去免戰二字。弟子會魔家四將，便知端的。若不見戰，焉能隨機應變？子牙聽言甚喜，隨傳令摘去免戰牌。彼時有探馬報入大營，啟元戎，西岐去了免戰牌。魔家四將大喜，卽刻出營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命楊戩出城，哪吒壓陣。城門開處，楊戩出馬，見四將威風凜凜，冲霄漢，殺氣騰騰，逼斗星。四將見西岐城內一人，似道非道，似俗非俗，帶扇雲冠，道服絲絛，騎白馬長鎗。魔禮青曰：來者何人？楊戩答曰：吾乃姜丞相叔姪楊戩是也。你有何能，敢來此行兇作怪，依仗左道害人？眼前叫你知道吾利害，死無葬身之地。縱馬搖鎗來取。却說魔家四將，有半年不曾會戰，如今一齊出來，步戰楊戩。四將圍困上來，把楊戩裹在垓心，酣戰城下。且說楚州有解糧官，解糧往西岐，正要進城，見前面戰場阻路。此人姓馬名成龍，用兩口刀，坐赤兔馬，心性英烈，見戰場阻路，大喝一聲：吾來了！那馬攛在圈子內，力敵四將。魔禮壽又見一將冲殺將來，心中大怒，未及十合，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化如一隻白象，口似血盆，牙如利刃，亂搶人吃。有詩爲證：

此獸修成隱顯功，陰陽二氣在其中；
隨時大小皆能變，喫盡人心若野熊。
却說魔禮壽祭起花狐貂，一聲響，把馬成龍吃了半節去。楊戩在馬上暗喜，元來有這

個孽障作怪。魔家四將，也不知道楊戩有九轉鍊就元功。魔禮壽又祭花狐貂，一聲響，把楊戩咬了半節去。哪吒見勢頭不好，進城來報姜丞相，說楊戩被花狐貂吃了。子牙鬱鬱不樂，納悶在府。且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治酒，兄弟共飲，吃到二更時分，魔禮壽曰：長兄如今把花狐貂放進城裏去，若是吃了姜尙，吞了武王，大事定了。那時好班師歸國，何必與他死守？四人酒後，各發狂言。禮青曰：賢弟言之有理。禮壽豹皮囊取出花狐貂，叫曰：寶貝，你若吃了姜尙回來，此功莫大。遂祭在空中去了。花狐貂乃是一獸，只知吃人，不知道吃了楊戩，是個禍胎。楊戩曾鍊過九轉元功，七十二變化，無窮妙道，肉身成聖，封清源妙道真君。花狐貂把他吃在腹裏，楊戩聽着四將計議，楊戩曰：孽障也不知我是誰。把花狐貂的心一捏，那東西叫一聲，跌將下來。楊戩現身，把花狐貂一摔兩段。楊戩現元形，有三更時分，楊戩來相府門前，叫左右報丞相，守門軍士擊鼓。子牙三更時，還與哪吒共議魔家四將事，忽聽鼓響，報楊戩回來。子牙大驚，人死豈能復生？命哪吒探虛實。哪吒至大門首，問曰：楊道兄，你已死了，爲何又至？楊戩曰：你我道門徒弟，各玄妙不同。快開門，我有要緊事報與師叔。哪吒命開了門，楊戩同至殿前。子牙驚問：早晨陣亡，爲何又至？必有回生之術。楊戩把魔禮壽放花狐貂進城，要傷武王師叔。

弟子在那孽障腹中聽着，方纔把花狐貂弄死了，特來報知師叔。子牙聞言大喜，吾有這等道術之客，何懼之有？楊戩曰：弟子如今還去。哪吒曰：道兄如何去得？楊戩曰：家師秘授，自有玄妙，隨風變化，不可思議。有詩爲證：

秘授仙傳真妙訣，

我與道中俱各別；

或山或水或顛狂，

或金或寶或銅鐵。

或鸞或鳳或飛禽，

或龍或虎或獅象；

隨風有影卽無形，

赴得蟠桃添壽節。

子牙笑道：你有此奇術，可顯一二。楊戩隨身一晃，變成花狐貂滿地跳，把哪吒喜不自勝。楊戩曰：弟子去也。響一聲，纔要去。子牙曰：楊戩且住；你有大術，把魔家四將寶貝取來，使他折手，不能成功。楊戩卽時飛出西岐城，落在魔家四將帳上，禮壽聽得寶貝回來，忙用手接住，瞧了一瞧，見不曾吃了人來。將近四鼓時分，兄弟同進帳中睡去；正是酒酣睡倒，鼻息如雷，莫知高下。楊戩自豹皮囊中跳出來，將魔家四將帳上掛有四件寶貝；楊戩用手一端，端塌了，止拿得一把傘。那三件寶貝落地有聲，魔禮紅夢中聽見有響聲，急起來看時，呀！却原來掛塌了鉤子，吊將下來。糊塗醉眼，不曾查得，就復掛在上面，依舊睡了。且說楊戩復到西岐城，來見子牙，將混元珍珠傘獻上；金木二吒、哪吒都來看傘。楊戩復又入營，還在豹皮囊中不表。且說次早，中軍帳鼓響；兄弟四人又取

寶貝。魔禮紅不見混元傘，大驚爲何不見了此傘？急問巡內營將校，衆將曰：內營紅塵也飛不進來，那有奸細得入？魔禮紅大叫：吾立大功，只憑此寶；今一旦失了，怎生奈何？四將見如此失利，鬱鬱不樂，無心整理軍情。且說清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忽然心血來潮，叫金霞童子，請你師兄來。童兒領命，便去請黃天化來。黃天化至碧游床前，倒身下拜。老師父叫弟子那裏使用？真君曰：你打點下山，你父子當爲周王立功。隨我來。黃天化隨師至桃園中，真君傳二柄鎚。天化見面卽會精熟停當，無不了然。真君曰：將吾的玉麒麟與你騎，又將火龍鏢帶去。徒弟你不可忘本，必尊道德。黃天化曰：弟子怎敢辭了師父，出洞來，上了玉麒麟，把角一拍，四足起風雲之聲。此獸乃道德真君閒戲三山，悶游五嶽之騎。黃天化卽時來至西岐，落下麒麟來，到相府，令門官通報。啟丞相，有一道童求見。子牙曰：請來。黃天化上殿下拜口稱：師叔，弟子黃天化奉師命下山，聽候左右。子牙問：那一座山？黃飛虎曰：此童乃清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門下。黃天化乃末將長子。子牙大喜，將軍有子出家修道，更當慶幸。且說黃天化父子重逢，同回王府，置酒父子歡飲。黃天化在山吃齋，今日在王府吃葷，隨挽雙抓髻，穿王服帶，束髮冠，金抹額，穿大紅服，貫金鎖甲，束玉帶。次日上殿見子牙。子牙一見天化如此裝束，

便曰：黃天化，你原是道門，爲何一旦變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崑崙之德；你昨日下午，今日變服，還把絲絲束了。黃天化領命，繫了絲絲。天化曰：弟子下山，退魔家四將，故此將家裝束耳，怎敢忘本？子牙曰：魔家四將，乃左道之術也，須緊要隄防。天化曰：師命指明，何足懼哉？子牙許之。黃天化上了玉麒麟，提兩柄鎚，開放城門，至轅門請戰。四天王正遇丙靈公，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魔家四將，雄偉過人，且寶物利害，設若無丙靈公，此來岐周，已無生活。大抵強梁定然遭對，萬事皆然。

又批：冰凍岐山，費仲尤渾，自然該如此一死，尙不足以盡厥辜，只魯雄亦遭此惡孽，殊覺可憐。

第四十一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太師行兵出故商，西風颯颯送斜陽；君因亂政君多難，臣爲據忠命盡傷。
惟知去日甯知返，只識興時那識亡；四將亦隨征進沒，令人幾度憶成湯。
且說魔禮紅不見了珍珠傘，無心整理軍情；忽報有將在轅門討戰，四將聽說，隨點人馬出營會戰；見一將騎玉麒麟而來，但見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悟道高山十六春，相傳道術最通靈；
潼關會救生身父，莫耶寶劍斬陳桐。

束髮金冠飛烈焰，大紅袍上繡團龍；
連環砌就金鎖鎧，腰下絨絛左右分。

兩柄銀鎚生八楞，穩坐走陣玉麒麟；
奉命特來收四將，西岐城外立頭功。

旗開拱手黃天化，封神榜上丙靈公。

魔禮青觀看一員小將，身坐玉麒麟到陣前，曰：來者何人？天化答曰：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今奉姜丞相將令，特來擒你。魔禮青大怒，挺鎗拽步來取黃天化。天化手中鎚敵面交還，步騎交兵。一場大戰，怎見得：

發鼓振天雷，鑼鳴兩陣催；紅旛如火，將軍八面威。這一個捨命而安社稷，那一個拚殘生欲正華夷；自來也見將軍戰，不似今番鎗對鎚。

話說魔禮青大戰黃天化，步騎相交，鎗鎚並舉；來往未及二十回合，早被魔禮青隨手帶起白玉金鋼錫，一道霞光，打將下來，正中後心。只打的金冠倒插，跌下騎來。魔禮青方欲取首級，早被哪吒大叫：不要傷吾道兄！登開風火輪，殺至陣前，救了黃天化。哪吒大戰魔禮青雙鎗並發，殺的天愁地暗。魔禮青祭起金鋼錫來打哪吒，哪吒也把乾坤圈丟起。乾坤圈是金的，金鋼錫是玉的，金打玉，打的粉碎。魔禮青魔禮紅，一齊大呼曰：

好哪吒傷碎吾寶，此恨怎消？齊來動手。哪吒見勢不好，忙進西岐。魔禮海正待用琵琶時，哪吒已自進城去了。魔禮青進營，見失了金鋼錫，悶悶不悅。且說黃天化被金鋼錫已自打死了，黃飛虎痛哭曰：豈知纔進西岐，未安枕席，竟被打死，甚是傷情！只得把天化尸骸，停在相府門前，子牙亦是不樂。忽有人報進府來：啟丞相：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傳令請來，道童至殿前下拜。子牙問曰：那裏來的？童子曰：弟子是紫陽洞道德真君命弟子來，背師兄黃天化回山。子牙大喜。白雲童子將黃天化背回至紫陽洞門前放下。道童進洞回覆曰：師兄已背至了。真君出洞，看天化面黃不語，閉目無言；真君命童子取水來，將丹藥化開，用劍撬開口，將藥灌入，隨下中黃。不一個時辰，黃天化已是回生。二目睜開，見師父在傍。天化曰：弟子如何在此相見？真君曰：好畜生！下山喫葷，罪之一也；變服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子牙面上，決不救你。黃天化倒身下拜，真人取出一物，遞與天化曰：你速往西岐，再會魔家四將，可成大功。我不久也要下山。黃天化辭了師父，駕土遁前來；須臾，便至西岐，落下遁光，來至相府門官忙報。子牙命至殿前，黃天化把師父言語說了一遍，飛虎大喜。次日，黃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坐名要魔家四將，軍政司報進行營。黃天化請戰。魔家四將聽報，忙出營，見天化精神糾糾，大叫曰：今日定

見雌雄！魔禮青搖鎗來刺，天化火速來迎，步騎相交，一場大戰。未及三五回合，天化便走；魔禮青隨後趕來，黃天化回頭一看，見魔禮青趕來，掛下雙鎗，取出一幅錦囊，打開看時，只見長有七寸五分，放出華光，火焰奪目，名曰攢心釘。黃天化掌在手中，回手一發；此釘乃稀世奇珍，一道金光出掌，怎見得有詩爲證：

此寶今番出紫陽，煉成七寸五分長；
玄中妙法真奇異，收伏魔家四天王。

話說黃天化發出攢心釘，正中魔禮青前心，不覺穿心而過；只見魔禮青大叫一聲，跌倒在地。魔禮紅見兄長打倒在地，心中大怒，急忙跑出陣來，把方天戟一擺，緊緊趕來。黃天化收回釘，仍復打來；魔禮紅躲不及，又中前心。此釘見心纔過，響一聲，跌在塵埃。魔禮海大呼曰：小畜生！將何物傷吾二兄？急出時，早被黃天化連發此釘，又將魔禮海打中；也是該四天王命絕，正遇丙靈公，此乃天數。只有魔禮壽見三兄死於非命，心中甚是大怒，忙忙走出，用手往豹皮囊裏，拿花狐貂出來，欲傷黃天化；不知此花狐貂乃是楊戩變化的，隱在豹皮囊裏。魔禮壽把手來拿此物，不知楊戩把口張着，等魔禮壽的手，往花狐貂嘴裏來，被花狐貂一口，把魔禮壽的手咬將下來，只得一個骨頭；怎熬得這般疼痛，又被黃天化一釘打來，正中胸前，可憐正是：

治世英雄成何濟？

封神臺上把名標。

話說黃天化打死魔家四將，方纔來取首級，忽見豹皮囊中，一陣風兒過處，只見花狐貂化爲一人，乃是楊戩。黃天化認不得楊戩，天化問曰：風化人形者是誰？楊戩答曰：吾乃楊戩是也。姜師叔有命在此，以爲內應。今見兄長連克四將，正應上天之兆。正說間，只見哪吒登輪趕來，對黃天化楊戩言曰：二兄，今立大功，不勝喜悅。三人彼此慶慰，同進城至相府內，來見子牙。三人將發釘打死四將，楊戩傷手之事訴說一遍。子牙大喜，命把四將斬首號令城上。且說魔家人馬，逃回進關，隨路報於汜水關韓榮、韓榮聞報，大驚曰：姜尙在西周用兵如此利害，心上甚是着忙，乃作告急表章，星夜奏上朝歌，去訖不題。且說聞太師在相府閒坐，聞報遊魂關竇融，屢勝東伯侯，忽然又報三山關鄧九公之女鄧嬋玉，連勝南伯侯，今已退兵，太師大喜。又報汜水關韓榮，有報太師命進來；差官將文書呈上，太師拆開一看，見魔家四將盡皆誅戮，號令城頭。太師拍案大怒，叫曰：誰知四將英勇，都也喪於西岐。姜尙有何本領，挫辱朝廷軍將？聞太師當中一目，睜開白光，有二尺遠近，只氣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自思自忖道：也罷！如今東南二處漸已平定，明日而君，必須親征，方可克敵。當日作表，次日朝賀，將出師表章，來見

紂王紂王曰：太師要伐西岐，爲孤代理。命左右速發黃鉞、白旄，得專征伐。太師擇吉日，祭寶纛旗旛。紂王親自餞別，滿斟一盃，遞與聞太師。太師接酒，躬身奏曰：老臣此去，必克除反叛，清靜邊隅。願陛下言聽計從，百事詳察而行。毋令君臣隔絕，上下不通。臣多不過半載，便自奏凱還朝。紂王曰：太師此行，朕自無慮。不久候太師佳音。命排黃旄白鉞，令聞太師起行。太師飲過數盃，紂王看聞太師上騎。那黑麒麟久不曾出戰，今日聞太師方欲騎上，被黑麒麟叫一聲，跳將起來，把聞太師跌將下來。百官大驚，左右扶起。太師忙整衣冠。時有下大夫王變，上前奏曰：太師今日出兵落騎，實爲不祥。可再點別將征伐可也。太師曰：大夫差矣！人臣將身許國，而忘其家，上馬掄兵而忘其命，將軍上陣，不死帶傷。此理之常，何足爲異？大抵此騎久不曾出戰，未曾演試，筋骨不能舒伸，故有此失。大夫幸勿再言。隨傳令點炮起兵。太師復上騎。此一別，正不知何年再會。君臣面只落得默默，英魂帶血歸。太師一點丹心，三年征伐，俱是爲國爲民。

用盡機謀扶帝業，

上天垂象不能成。

話說聞太師提大兵三十萬，出了朝歌，渡黃河，兵至澠池縣。總兵官張奎迎接，至帳前行禮畢。太師問往西岐那一條路近。張奎答曰：往青龍關，近二百里。太師傳令往青龍

關去人馬離了澗池縣，往青龍關來；一路上旗旛招展，繡帶飄飄，真好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

飛龍旛紅纓閃閃，飛鳳旛紫霧盤旋；飛虎旛騰騰殺氣，飛豹旛蓋天遮地。擋牌滾滾，短劍輝輝；擋牌滾滾，掃萬軍之馬足；短劍輝輝，破千重之狼銑。大桿刀，雁翎刀，排開隊伍；鎡金鎗，點鋼鎗，蕩蕩硃纓。太阿劍，昆吾劍，龍鱗砌就；金裝鏑，銀鍍鏑，冷氣森嚴。畫桿戟，銀尖戟，飄揚豹尾；開山斧，宣花斧，一似車輪。三軍吶喊撼天關，五色旗搖遮映日。一聲鼓響，諸營奮勇逞雄威；數棒鑼鳴，衆將委蛇隨隊伍。寶纛旛下，瑞氣籠烟；金字令旗，來往穿梭。能報事，拐子馬，緊挨鹿角；能冲鋒，連珠砲，提防劫營。正是：

騰騰殺氣滾征埃，隱隱紅雲映綠苔；十里只聞戈甲響，一座兵山出土來。

話說大兵離了青龍關，一路崎嶇窄小，止容一二騎而行，人馬甚是難走，跋涉更覺險峻。聞太師見如此艱難，悔之不及。早知如此，不若還走五關，方便許多；如今反耽誤了程途。一日來到黃花山，只見一座大山，怎見得有讚爲證：

遠觀山山青疊翠，近觀山翠疊青山；山青疊翠，參天松婆婆弄影；翠疊青山，靠峻嶺逼陡懸崖。逼斗澗綠檜影搖，玄豹尾峻嶺懸崖；青松折齒老龍腰，望上看似梯似磴。

望下看如穴如坑。青山萬丈接雲霄，斗澗鶯愁侵地戶。此山到春來，如火如烟，到夏來，如藍如翠，到秋來，如金如錦，到冬來，如月如銀；到春來，怎見得如火如烟？紅灼灼天桃噴火，綠依依弱柳含烟。到夏來，怎見得如藍如翠？雨來蒼烟，欲滴月過嵐氣氤氳。到秋來，怎見得如金如錦？一攢攢一簇簇，俱是黃花吐瑞；一層層一片片，盡是紅葉搖風。到冬來，怎見得如玉如銀？水幌幌凍成千塊，玉雪濛濛堆疊。一銀山山徑崎嶇，難進難出；水迴曲折，流去流來。樹梢上生生不已，鳥啼時韻致悠揚。正是觀之不捨，樂坐忘歸。有詩爲證：

一山未過一山迎，千里全無半里平；莫道牧童遙指處，只看圖畫不堪行。

話說聞太師看此山險惡，傳令安下人馬，催開黑麒麟，自上山來觀看；見有一程平坦之地，好似一個戰場。太師嘆曰：「好一座山！若是朝歌寧靜，老夫來黃花山幽靜消閒，多少快樂！又見依依翠竹，古木喬松，賞玩不盡。正看此山景致，忽聽腦後一聲鑼響，太師急勒轉坐騎，原來是山下走陣，走的乃是長蛇陣。陣頭一將，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獠牙，金甲紅袍，坐下黑馬，手使一柄開山斧。聞太師貪看走陣，不覺被山下士卒看見，聞太師身穿紅袍，坐騎一獸，用兩根金鞭，偷看陣勢。士卒竟不走陣，來報主將啓大王。

千歲山上有一人探看吾等巢穴。那人見說，擡頭一看，大怒，速命退了陣，把馬一磕，那人走上山來。聞太師看見一將飛來，甚是英雄，十分勇猛，心中暗喜，收得此人去伐西岐，乃是用人之際。心上正自躊躇，不覺那馬已到面前，只見來將大呼曰：「你是何人？好大膽，敢來探吾山穴！」聞太師曰：「貧道看此山幽靜，欲在此結一茅庵，早晚誦一二卷黃庭，不識將軍肯否？」來人大怒，罵道：「好妖道！催開馬搖手中斧，飛來直取！」聞太師用金鞭急架忙迎，鞭斧交加大戰，在高山之上，聞太師征伐多年，不知見過多少豪傑，那裏把他放在眼裏。見這將使的斧，也有些本領，待吾收了此人，往西岐去，雖無大成，亦有小就。太師把騎一撥，往東就走，那人趕來，聞太師聽腦後鈴聲響亮，把金鞭一指，平地現出一座金牆，把這一員大將圍裹在內，用金遁住了。太師依舊還往這山上，下了戰騎，倚松靠石坐下。太師看有幾道殺氣，隱在山中，默然不提。且說小校報上山來，啓二位千歲，有一穿紅的道人，把大千歲引入一陣黃氣之內，就不見了。二將急問報事，嘍囉如今在那裏？小校答曰：「如今現在山上坐着。二人大怒，忙上馬持兵，衆嘍囉齊聲吶喊，殺上山來。」聞太師看見，慢慢的上了黑麒麟，把金鞭一指，大呼曰：「二將慢來！二將見聞太師，是三隻眼的道人，也自驚訝，乃上前喝曰：『你是何人？敢在此行兇，將吾兄長攝在

那裏去了？好好送還，饒你一命。聞太師曰：方纔那藍臉的無知觸我，被我一鞭打死了；你二人又來做甚麼？我非有別意，欲在此黃花山修鍊，你二人肯麼？二人大怒，把馬催開，一個使鎗便取，那一個使雙鎗打來。聞太師使開金鞭沖殺，上下三騎交加。聞太師勒轉黑麒麟，往南就走；二將趕來，太師把鞭一指，將水遁遁了張天君，木遁遁了陶天君。此一回，乃聞太師收鄧辛張陶四天君。聞太師依舊還坐在山坡之上，且說嘍囉來報辛天君。辛天君正在山後收糧，忽見小嘍囉來報：三千歲禍事不小！辛環問曰：有何事？小校曰：三位千歲被一道人打死了。辛環聽說，大叫一聲，氣殺我也！忙提鎚鑽將脅下雙肉翅一夾，飛起空中；一陣風響，只聽得半空中聲似雷鳴。至山上大呼曰：好妖道！將吾兄弟打死，豈可讓你獨生乎？聞太師當中眼睜開看時，好兇惡之像。二翅飛來，怎見得：

二翅空中響，頭戴虎頭冠；面如紅棗色，頂上寶光寒。鎚鑽定天下，獠牙嘴上安；一怒無遮擋，飛來勢若鸞。

話說聞太師見面大喜，真奇異豪傑，那人照聞太師頂上一鎚打來，太師用鞭急架忙迎，鎚鞭驍勇，殺法精奇。太師掩一鞭，望東便走，辛環大呼：妖道那裏去？吾來了！把雙翅

一來，卽到頂上；他不知聞太師有多大本領，任意行兇。聞太師自忖五遁之中遁，不得此人。且將金鞭照路，傍一塊山石，連指兩三指，命黃巾力士，將此山石把這人壓了。力士得法旨，忙將此山石平空飛起，把辛環挾腰壓下來。怎知聞太師：

玄中道術多奇異，

倒海移山談笑中。

剛纔把辛環壓住了，聞太師勒轉黑麒麟，舉鞭照頂門上打來。辛環大叫曰：老師慈悲，弟子不識高明，冒犯天威，望老師赦宥；若得再生，感恩非淺。太師把鞭放在辛環頂上，曰：你認不得我？吾非道者，我是朝歌聞太師是也。因征伐西岐，從此經過，你那藍臉的人，無故來傷我，你還是欲生乎？欲死乎？辛環大叫：太師老爺，小的不知是太師駕過此山，早知應當遠迎；冒犯天顏，萬望恕小人死罪。太師曰：你旣欲生，吾便赦汝；只是要在吾門下，往征西岐。若是有功，不失腰玉之福。辛環曰：若是貴人肯提拔下士，末將願從麾下指揮。太師把鞭一指，黃巾力士將山石揭去，辛環站不起來，半晌方能站立，拜倒在地，聞太師扶起。太師收了辛環，方倚松靠石坐下，辛環立在一傍。聞太師問曰：黃花山有多少人馬？辛環答曰：此山方圓有六十里，聚衆嘍囉一萬有餘，糧草頗多。太師不覺大喜，辛環跪下哀告曰：前來三將，望太師老爺一例慈悲赦宥；若得回生，願盡駑駘。

以報知遇之恩。聞太師曰：你還要他來？辛環曰：名姓雖殊，情同手足。聞太師曰：既然如此，你等也是有義氣的，站開了。太師發手一聲，雷鳴振動山岳。且說遁的三將，一時揉眉擦眼；鄧天君不見了金牆，張天君不見了大海，陶樂不見了大林。三將走馬回山，只見辛環站在那穿紅的道人傍邊；鄧忠大怒，聲若巨雷，叫賢弟與吾拿住那妖道！話還未了，張陶二將齊叫：拿妖道！也不知聞太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聞太師征西岐，不從中路，而走青龍關小徑，須至黃花山，收了四位天君，以湊封神之數，此殆却運聚集，縱是仙凡，亦不能逃越，信乎！

又批：聞太師出兵，當餞別時，黑麒麟忽驚，已是警報。王夔諫止，太師不信，決意西征，須至喪亡，此豈智者故失之。況又深明陰陽，善五行之術者乎？大抵太師有忠君愛國之心，於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耳。今之人又不知有多少爲陰陽所誤，惟吉是趨者，然又何嘗逃乎數？此殆兒女情多，英雄氣短。

現代論文叢刊

桐鄉朱毓麟編輯

▲全書四厚冊 定價三元二角▼

現代社會有不少重要問題急待研究以謀解決而討論此類之著作大都散見各種書報雜誌不易悉讀本書係由六十餘種著名書報中選擇國內外有名學者及專家討論目前各重要問題之名著得此一編不獨可以明白現代思潮且可以知各種學術制度之應如何革新改進也

新 文 選

王石京編輯

▲全書四冊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所選均名人傳誦之作分門別類各體咸備且長不傷冗短不傷促明快利的是白話文之正宗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義俠男兒

全書六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義俠女子

全書四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本編所輯或出自野史稗官或得自親友口述事實明確絕非臆造方今國俗惡濁游俠尙義捐利尤爲對症發藥采輯詳慎文字簡明可作警世小說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035B

